

本足
王安石
全集

大東書局



王安石文集

卷四十七 哀祭祭文

祭曾魯公文

肅肅魯公，爲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實相累朝，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祿養具美；既壽具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真；天子震悼，遽及國人；況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涕頤，以薦食酒。

祭范穎州文（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開泰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同，慕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諠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華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暮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獪狂，敢躋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許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錦悲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埋于深？孰鏹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類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黧面，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習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敵！

祭張左丞文（若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寶佐；公爲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訃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襍，力無以賻；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爲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歲賦銘詩；乖離詭駁，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承年，左右諏咨；曷云其兇，弗耄弗期；凡我常僚，曷已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嗣嗣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嗣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遠。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弈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家嗣，繼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爲世臣，焜燿家邦。方蹇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祗薦羞醪。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嵯嶢。始逢君之執鞫，屢顧我而同鑣。逮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技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子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遙。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畫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藹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抵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壞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蜺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氣，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壽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今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甯，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卽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尙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舸，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

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悃。尙饗！

祭馬圯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爲時能吏；剗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摠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慙者則已；行義既高，位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己無慙，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縱死賻存，託殯得官，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有其尊，我獎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贖，誰謂我人，去公三年，問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得謝歸，曾幾何時？計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醮棺前，靡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敢恨舍慙，轉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暮，纒命使人，薄進蘋蘩，嗟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取無材，取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豁豁，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常以兵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酌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槃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公不伎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伴；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季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吟，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參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具壺觴兮酌哭，攀喪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僚，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魂魄！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韡矣其榮，有所不爲，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護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

故人爲之流漣；馳哀一酹，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子，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着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卷四十八 哀祭祭文 哀詞

祭吳侍中冲卿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苗，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台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榘；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顧敢及天寶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眊，句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遭屯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

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獻獻，而況朝士大夫乎。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奧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子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旣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偏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畸乎人，豈能無疵？所侔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泄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醴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嬾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不

牘之文，既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仙，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鷗；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駘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貌。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子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勤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閭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子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爲己，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孰忤不強？辛躡窮巴，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不逮於孤。古不背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顏合意同，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

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黻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上始卽位，開延閣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于其時，奮追羣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間關楚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泰亦衆已，胡甯若人，乃此乎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惟堂一慟，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翼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奠觴！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諫，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取，奈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顛夷猷，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趨。衰老邂逅，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翻然爲辭，遂隔生死。寓哀一醉，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就云遠，大方現前，鑿陳告違，世禮則然，尙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窆窆，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爲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苟其爲。公於四方，爲鎮爲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件。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逮。

祭秦國夫人文（爲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福祿之隆，康甯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奠云將之，具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隙，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囷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澗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靈，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

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今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謂于大廟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霈甘露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尙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若影響然；曷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者籽者，悼心自失，遂祈福于大廟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誠，言然而雲興，霽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醴，奔走歡呼，請償其靈，某不佞，輒書爲千古誌。

李通叔哀辭（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子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子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子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愛懼，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粹然，類君子，卽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子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子者。子得而友之，愛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子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子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旣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子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子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辛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今，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徵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子旣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隙，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隣，尙

曰子與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兮，淳清固倫。孰神不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
遠。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礎于棺兮，誰坎于丘。子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子
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旋嫻兮，亦及朋友。云然兮，宜不富，又曷爲兮，不壽。藐藐兮，其子，煢煢兮，其妻。無
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奈何兮，哀以吾辭。

卷四十九 碑誌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祭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
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
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曾孫。其先
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舉歎以稱
賢已。

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
院伴讀。嘗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

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

景德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卽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毋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官。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視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

公之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訕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概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赦其族，公言漢殺幸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杜瑛者，言天子卽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卽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偁，公奪其州人，以爲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

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訕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

尙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

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尙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旣而敕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

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卽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

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旣而以尙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尙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

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胠，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

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褒答，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翁爭不已，河渠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瀆魏瀆律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

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

皇帝卽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

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用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朔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六百。

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人。賈氏有誼及耽，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

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中，登闈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綵，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薰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墟，文條武鬯，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吏，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斷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峰鄉支流村，奉勅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

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

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

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道舉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下，集勳勳於於被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

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饗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饗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

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卽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

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卽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役旰等無噍類。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

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

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

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覷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卽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

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

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聞入謁，真宗輒使閤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卽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嘗聽用。

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

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壽，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爲之置博，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

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院知恩州。

公少慷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彼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子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子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旣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載於年，孰云耆老？有賽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卷五十

碑誌

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今追封魯

國公謚勤威馮公神道碑

馮氏有宗於潯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磨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巖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竒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于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

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尙以儒者目之。至是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嗟嘆者久之。

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軍如初。

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天子悼慟，爲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物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

公會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部、文雅，皆已卒。

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爲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爲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爲選士辦裝嫁之，如己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述賢士大夫多稱之者。

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天子，而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諫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真宗，俊德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頷頷，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在野，手不去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貌豺豹虎，指麾進退，妥若兒女。武室以越，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優。孰施其文，有壞千里，孰致其武，宿衛天子。帝咨「馮公，爾往視河，一河決已塞，滑人來歌。帝聞而嘉，勞以手勅，公拜稽首。」匪臣之力。帝曰「來，爾子釐爾勤，授之旌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弔贈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爲令，尙書中書令，爵國公，胖以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雄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官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尙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穎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子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一苟紓西師，臣不受死。一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疆勅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嘗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瀚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護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輪。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毒陝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兼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絀，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閭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

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則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穎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秘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鄧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鄧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

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饒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況今哉？」卽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

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壤，大木蒙密，中國人遁逃其中，嘗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首有挾左

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一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

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寔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僦，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

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勳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旣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

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奔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

陳氏，漢太丘長諱實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允懿公於任嘗顛，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庇

於一時，而紀譚羣、秦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豐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卽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窆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闔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

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

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

嘗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以灑掃先人廬冢，尙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

初，尙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尙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取，不知休息，公猶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

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尙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

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尙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實，實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尙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尙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旣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遷于閩，嶺海之閒，乃生尙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尚肅雖，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一子曰「歸哉，以甯吾親」，一以率其婦，左右洵洵，以官就

侍天子之仁。既其祉福，考終大耋，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麟臺，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卷五十一 碑誌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滌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富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

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譚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承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墮于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尙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

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燭，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壘，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尙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入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尙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

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闢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願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

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飢，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

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邁。適嘗從子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歆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文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技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瘵毒既除，膏燧以治。方遷旣隕，哀聲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車于高陽關，契丹內侵，真宗狩于魏，大將侍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提少卒，所

戰輒破；寇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恤，錄公子樞以爲西班殿侍。

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以求追榮其父母。天子亦數推恩以及朝士大夫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門衛大將軍，逮今上卽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

公幼而愿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蓋知者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詒祿于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

李氏世家，鄭之原武。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顥，祖諱光，父諱元超，皆弗仕。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早死，某今爲尚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蔭仕。昌齡終三班差使，某今爲右班殿直，某今爲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聃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徂伐之，孰致予武。操戈以先，所遇斃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唯義之濟。閔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我以吾功，克稱無差，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淩荆湖南北等路置茶鹽礬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爲廬陵人。公會祖諱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輔，

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虔州觀察推官，入饒，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糶償之，所採活甚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

蜀引二江溉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爲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爲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一約所以爲均，卽不均，約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氏卽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爲能，舉知黎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大喜。

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裏行。成都王巖請鑄小鐵錢爲大錢當十，鑄十得三，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爲不便，而巖議誦中貴人妄告兩湖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勢賂橫猾，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正其獄。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封府判官。

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計度轉運使，奏事稱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鵬鷺羽，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鵝代之。

宜州蠻爲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秦珏爭銀冶，殺珏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珏有以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冶，誅道賊熟戶數十人，又移交州，討殺珏者而邊遂定。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蕭某如此，可召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議鹽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荆湖制置運副使，以官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曆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其年九月

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

公寬厚寡欲，內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爲吏，在所皆有聲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汝爽，皆進士。汝礪終大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爲永州祈陽縣令，故累贈至尚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乃銘曰：

蕭氏食鄴，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于唐；人不絕史，與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折獄禦戎，有聲無譁；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以相哀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井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宗，以及社稷，是爲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裴，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錄事參軍，及公貴，贈錄事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之後，有兼著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終，然寔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入長者。

公少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瀾，再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昊反，擢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不遜者，不卽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于京師。慶曆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

六十七。

公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慍，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南海，所齋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爲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東髮至此，得爵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污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

累階至中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即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愨、遵禮、遵彝、遵道、當天聖初，善爲古文，志義甚高，嘗爲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爲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愨、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澗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曆五年，旣葬二十年，而遵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祿不曠任。歷世十四，公爲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無患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滎澤縣尉，羣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爲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

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屬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轉運使爲論功，驛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真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一官，監真州鹽倉。

杭州言瀾江隄壞不可治，詔江准荆瀾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爲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脩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感毀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

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

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強果辨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內黃。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迹瀾池，終功瀾河。課文曰治，武奏厥多。毀于大喪，曾不及蟠。素琴未御，虞殯遂歌。垂延在後，寵祿有那。兆衛西南，彼墳陂陁。追秩榮矣，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倣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真宗初卽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

州，卽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爲材。

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錄之法，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真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卽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

於是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卽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爲尙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逐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亦逐去之。以尙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宗卽位，稍遷秘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計聞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尙書，賻賜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

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爲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秘，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詘節，故爲所逐。

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爲己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旣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寶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真宗所自選也。

周氏世爲臨州鄒子人。公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延雋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於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附。

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爲尚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閱閱行治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雋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知，懷懷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曰：

羣獻僕僕，御于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公，左右真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天子所知，發論造功，每成無慕，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閒上不豫，乃讒乃逐。旣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于腓，美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卷五十二 碑誌行狀 墓表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

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揚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

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施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

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概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姪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

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

真宗卽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虛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卽

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抗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尙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

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閣門使，邠甯瓊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閣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涇州。公乃圖涇原瓊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理驕於武延，鹹泊撥滅，掘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涇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

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廝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爲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奏以爲潁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

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導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

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

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既貶寇萊公，即指公為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為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

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為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於位，年五十八。皇帝為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

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為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為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為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稅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為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為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便也。

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喚廝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即有邊事，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

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候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諡。右侍禁，閣門祗候，諡。三班奉職，諡。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邗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爲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爲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爲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監公以爲歸之，至監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監，而陣，武康爲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爲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緇公不列。

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刑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氈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爲能，移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爲盜者，聞公擒鴻霸事，皆惴恐逃去。

五年，爲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爲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爲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

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壕，公使禁軍爲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

成，天子賜誓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行。

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選，與士之請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

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爲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爲可用，及閔太后官，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

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

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曰：「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

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鬪，多盜，佗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

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効也？」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論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也，聚兵幽薊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

崇勳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

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

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尚爲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爲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強起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

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

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爲之不得已，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大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出內人撫其諸子。

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溫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爲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爲莫能窺也。

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迥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尙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誼，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閤門祇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溫，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謚，并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

則出而應焉。

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蒞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劬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閱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樂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脛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

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陽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

又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卽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墜，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

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泓，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贊，朱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

此。今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納谷步里；而夫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

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沂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子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子先君之壻，而子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子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

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嬉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卽論文，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子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

「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爲尚書

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宇，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蘇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奮寔，事親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爲。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爲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爲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教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棄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盩，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

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著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

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鑿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虞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

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

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虜州錄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爲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

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卽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外祖母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間言。

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以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噫！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

舅藩旣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疣然敷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考曰某，真宗時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仁宗卽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奉章入賀，旣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

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爲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蘧璉捕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百石饋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爲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饋民如君語，蓋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

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舶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旣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遠，章州軍事判官，曰通，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卷五十二 碑誌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擅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

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閱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

方是時，荆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

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等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

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暎矣。」因法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

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侵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

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旣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尙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

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大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尙有恨公得之晚者。

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閒，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爲獨行異言，以時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

嘉祐二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

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

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尙幼。

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十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裝，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興佐時，宰飪調聊。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給事中贈尙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尙書工部侍郎，贈尙書吏部侍郎，諱勳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

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

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

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

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

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

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思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禳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朝。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吊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

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

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瑞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尙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

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尙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

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尙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隋爲進士其季恩兒尙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少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

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卽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

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旆、旌、女壻、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旆、旌亦皆巖巖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

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

君讀書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

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壽，早卒；又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續弗彫，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棄天台縣令以與子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子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子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

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子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爲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子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綱，緼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爲己；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滁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於君爲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尚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爲祖，有二子，生君者，長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

君以進士甲科，守祕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得獻書求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爲言者，乃召試以爲祕閣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泌，其次尚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

君於余善，其能貧而不爲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旰，竈薪不屬，而闔門讀書自若。又能爲吏，當官有所守，巖巖必得其意，然平居委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滁山，滁水兩間，槃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蓄，以博厥聞；我肖其滌，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濱。

卷五十四 碑誌墓誌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鄴，鄴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可徒爲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

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籙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了，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鈞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秘書丞，兩劾轉運副使，改正使。

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譽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劾，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可入，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之，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

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

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德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

判三司鹽鐵句院，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鄜甯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旣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爲言，詔陝西卽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

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絲，公曰：「丞相敎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

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爲姦以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

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

「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緹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

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龜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濱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

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姦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祇所以見正也。孔子曰：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既墓而祀，乃升宅居，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子公，非在茲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侯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吳越爲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辰，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獮道、潮、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

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稱之侯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爲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侯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甯海之從，乃令爲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詠歌仁明，無有壯稱。移邛大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屠民家，尉以囚來，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寤，後得真盜，果如君慮。離堆之江，蒙右擅焉，君修偃渠，始訕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鐫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拉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爲勅法，遂無遺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爲勅。冬狩于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寘集賢，以爲校理，當

時名氏，備在天子。出知蔡州，惡吏先鉅，募能拯溺，民以不漁。蔡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謹然。爲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盤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諷囚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子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愈。備掾秀州，敏有辭竟，緒由君恩，郊社齊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卽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惟君靜深，不苟笑嗜，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願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旣厥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窳，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爲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洵洵，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繇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

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

是廷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

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鈎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

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尙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

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圖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諱兼，字子遠，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

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爲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爲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天子簿，其罪免所居官而已。

公歸怡怡，間爲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減言。卒于家，年七十三，慶曆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爲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爲判官滌門，立棄官從公，世以爲孝。將以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

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夫！

秘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太宗時，以高貲徙內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卽辭去，不仕，始家真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

君寬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棄財物以寬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爲篇章，立就，及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爲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荊州，遷秘書丞。

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爲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蓋其得人心如此。

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子，長卽師軻，次某，次某，皆尙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爲銘曰：

嗚呼張公，令難矣其光，其先蜀產兮，後葬于揚，視瞻先人兮，非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蓋弗仕者三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謨者祖也；諱希顏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君可教，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爲鄉里所推。

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主南劍將樂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當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稹將并州，辟軍事判官。稹所爲有不可於衆，徐啓論弗許，稹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

未幾，遭母夫人喪，服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洛州，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爲最劇，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紬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爲有賜也。

又知濠壽二州，人盜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既具，詰立服，舉州謹以爲明。居頃，召爲開封府推官，坐拷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祠部郎中。

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既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出財，君疏罷之。爲開封推官時，官中以私財爲佛寺置田，又疏以爲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既老矣，終不肯治田宅，所得祿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何足！」

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悉志思，悉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悉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月

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

張祖留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厥誨，尙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盱，贈尙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尙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學，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卽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

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

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卽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葵、蘊，皆有文學。葵，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尙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憇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真宗世爲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秦州之如皋，信州之玉山，二縣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舉，鞏，宰，布，鞏，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

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以威而使惡人之憂，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費大半，役未幾而罷。如臯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爲完。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解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

既仕不合，卽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

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

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洽不耳。吾已自洽，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洽，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卽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寃，退爲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寃且困，未嘗一以爲言。

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尙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旣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

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實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遵，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尙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尙書；父扶，今爲尙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爲第一。大臣疑已任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第二。除大

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

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鉅治姦蠹，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卽位，召還，尙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

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旣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洽。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謹呼鼓舞，以不及爲恐。

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克羸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尙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黃金，而以金部君知蘇州。

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尙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

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厲，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

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有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爲政號爲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甚。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闕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爲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

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

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

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同，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

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也，輒辭以養母。

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寤，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歎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

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

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

諫議公之兆。為銘銘曰：

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為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秘閣終真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秘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諱中，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為皇考，故君為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任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

君敦厚謹飭，治內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璿守其縣令，次玘、瓌、珣、珵，為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祿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訛，厥艱初仕，祗載不惰，有榮於位。徂相名原，窵此新宮，筮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既嫁，為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

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

君爲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月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附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爲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祕書省校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當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別葬。

子男一人，諱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爲士妻，其二尙幼。蕭氏故長沙人，嘗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祿卿，父固，嘗以尙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守桂州，經略南方，號稱能臣，已而有所悟，以祠部郎中分司，遂致仕。君惇厚謹密，事親左右不忘，當官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營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母，匪子爲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悵。有銘厥實，藏在中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踔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爲吏，披姦發伏，振撻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誅。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時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

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

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

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旣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

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卷五十六 碑誌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

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一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絀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

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

居頃之，遂復以爲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尙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

會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卽以尙書祠部郎中致仕。

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

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洵，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龔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尙幼也。孫男女十八人。

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

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尙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

君新喻安和鄉長宣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湖，望此南國。君賁厥趾，藉宗以殖。致功轡方，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埸用惡。受其不讓，鎮安一州。既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唐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溫州樂涇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尙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啻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

祀明堂，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廬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嘗將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卽大駭，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

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

事判官廳公事。

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附，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尙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橫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淚。又爲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

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茲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

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歷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

公之先，爲湖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爲梁使闔，因避地，家於福之澗。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恭珍，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韓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虞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旣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聞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蕃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涿游，茫洋演迤，小大畢浮，曷塞于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誦，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首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首，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

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

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殿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默然，而後兵果不得出。

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彎弓劍，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

謹。麻謫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蒿敝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去，不爲侵竊。

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爲大理寺丞；次閔，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

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擯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恃，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閉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卽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

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

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數熾邊吏；邊吏莫能

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卽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卽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誣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

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敘次，使歸而饒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尙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

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既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憂，而我以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

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某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頤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

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圯；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玘，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瀾轉運使。君以廕爲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嘗攝令臨川，始取強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却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徙亳州，鄭縣令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鎖廳，應進士舉，中其科。

尋丁母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爲姦黨者，久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卽遁去。復調黃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九。

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趨人之急。教兄之孤子，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爲又能不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子二人曰仲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蓋熙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

恭惠敏明，交悅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投以累，終以困躓。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壽。曷告其悲，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爲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

君厚重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遷，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

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迺伯同爲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其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齎，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尙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尙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警效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挂，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絲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

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尙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薨，适枉薨，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卷五十七 碑誌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秘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

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

今上卽位，恩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度州稅。

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陛下，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蹶，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卽不自言，誰當爲臣言者？」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

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

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乎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衮臣。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起家，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於密官，爲監黃州歧亭鎮茶鹽酒稅，監虔州稅，知洪州分寧縣，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軍，知岳安袁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祐三年四月丁亥卒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光祿卿，勳至上國柱，賜緋魚袋。

公通訓詁，工篆隸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爲詩。其在高郵歲大飢，以便宜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鄰人，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上思及於無告，而州縣若此，壅之可乎？」卽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公至則御之以簡，奸吏惡民，願不得有爲，至相戒而去。

公奉寡嫂，畜孤兒子，尤篤於恩禮。自爲郎中，先任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構幼失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願言以構名聞構，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爲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略於養己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會祖諱同章，始遷成都之華陽，祖諱令宣，皇贈光祿寺丞，父諱中正，爲孟氏武泰軍節度使。掌書記。太宗時自潞州錄事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館二十六年，同館事多去，爲將相，而公脩職守道，未嘗爲之少屈，以尚書屯田郎中卒於真宗之初，而葬浚儀。浚儀今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開封之開封縣保安鄉永甯村。

公元配清河張氏，繼配楚丘邊氏，祥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子：諱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早世，請太廟

室長。女子九人。嫁尚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己。湖州德清縣令郭真卿。尚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丞劉僈。榮州錄事參軍張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丞杜師益。秦寧軍節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勗。及公之葬也。以公子謙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尚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都。公考有廟。溫溫句公。有美有相。不銜不求。卒爲圭璋。考翼在上。公丞在下。爲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管城縣簿。用舉者爲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年七月六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六。

公以文行有聲於鄉。其志氣甚大。旣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強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貝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者。輒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爲妖。州捕之急。公辯其無罪。卽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摠役者妄怒。以立威。諸縣畏其糾劾。莫敢校。及咎公縣人。公奪之。縱去。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摠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攜。祭哭思慕。久之不忘。

其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爲可愧。其仁心尤至。旣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

終以田歸主如公戒。

公會祖諱凝，贈尚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尚書戶部員外郎，知邳州；父諱珏，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為進士，而公子亦皆為進士，曰堯俞，尚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齊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死。

兵部君以才德為世名人，嘗為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附。於是公贈官至尚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為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

惟傅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摧藏沉淹，以讒儂，齋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神所聽，卜塋高原，日永甯。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為泰州司理，調秦真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真州之酒稅，丁母憂，服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蒙猾輒構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即得其妄窮而徙之。由此無敢犯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既去，民思之，相與繪公像祠焉。

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明肅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為公憚。公至，則拔根攬節，不漏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既歸，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曆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

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恤。繇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為遨嬉浮沉者，或按一

吏，則交議羣詆，以爲暴刻生事，日侵月積，而民做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報，既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

以聲威聞，而所至卽有惠愛，某嘗竊游過常里，中民有以褻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蓋公在常，以此法其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特撮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

祖某，不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游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三人：先正爲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于唐，宜享世澤，流如海長，原原南寓，孰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拔身貧羈，誼不辱進，蘇窮斥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志不時盡，既奮既材，天奚弗憇，刻銘在幽，來者之感。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辛卯，爲皇祐三年十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卿王公諱文亮，字昭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爲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大夫之兄曰濼，濼生紳，紳生詔，詔生公，四世咸爲縣令。

方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爲其屬州之掾，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夔奉節，爲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吾既其衰矣，而爲是，是不可以已耶？」卽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強起之，復

歎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一起令龍川，遂卒。

始公尚少，以文稱於士友。嘗度浙江，有忘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侂曰：「從者以爲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一既亡，皆哀焉。合葬于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其說。竇唐貞孝公，卑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頰、高，爲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光祿君方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爲君子之子焉。

自晉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君之家爲世其家，而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灑遂留家海浦，子紳孫詔公祖考。于東四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喪後；後蕃而昌其必效，今卿追公爲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守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秘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

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

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傳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辨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

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

君故與子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歸以才能令，又予以時，投之遠塗，令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後有推之，忽稅不駕，令其然奚爲，哀哀莞婦，令孰慰其思，墓門有石，今書以余辭。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其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爲人強於學，果於行，能使爲之長者聽，爲之民者思。其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爲之銘。

芒乎旣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令窆土以爲宮，聚封其上，令爲記無窮。

卷五十八 碑誌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

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

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

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尙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旣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聲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旣壯，起進士，爲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村任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除通判。忻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爲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爲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憚，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爲校也。以禮示之而已。嗣宗誦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嗣宗意慍，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如公指，卽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爲，公賴分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爲長者。

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公勑牒，裂燒之。公爲諱其事，以失告有司而已。及後陵公者爲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受詔舉京官，彼今爲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報怨之謂？」

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

已而提點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爲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爲急。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千頃。

天子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謂爲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至則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公所任吏，亦有贓坐，卽絀公監池州順安鎮酒稅。會今上卽位，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尙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壘乃改卜合葬於真州楊子縣萬甯鄉銅山之原。

公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爲殿中丞；曰某，爲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曹參軍；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皆尙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強而勝，孰忌以爭？予恭寬，在室而亨。巖巖之節，因時乃發；曰黜子咎，匪仇子遏。避善不名，亦不隕聞。寘銘新基，維以長存。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鄆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

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子歎曰：「審如是，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

「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爲善士。」銘曰：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公旣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爲邵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爲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爲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壯，行內修，不標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祔。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尚幼。銘曰：

乘於朝，葬於里，厥嬪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祉。

馬漢臣墓誌銘

合肥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臯爲江東撥發，實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蓄諸生。爲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修爲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疎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子。子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子學作進士。旣數月，其辭章粲然，充其科者也。

漢臣長子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子，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子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于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固，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繇，方李氏有江南，爲洪之武寧令，於君爲曾大父；其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爲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爲少子，少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旣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願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爲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真州酒。恬慎，祇修，在勢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癸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爲，汝正，護其柩歸，以十一月壬午，葬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今不附。先人於御史以弟交，君子丈人行也。二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予，以故請銘。銘者，所以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爲銘。銘曰：辨矣蕭宗，楚產之良。繩繩主簿，有善其鄉。我脩不苟，實可爲康。圖銘壙石，維後之藏。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禮部尚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諱濤之孫，泰寧軍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祖父廕，試秘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秘書丞。年三十三，以治平元年十月二日庚申卒。

妻尹氏，生男女四人，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隴山南。謝氏，故家河南緱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為穰人，而今以君附葬。

君於忿不忤，於欲不求，雖為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為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

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為息。嗟叔方剛，何憾之亟。昭昭者逝，疑疑者藏。為識在斯，銘則不亡。

尚書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

周氏，其先自華陰入蜀。蜀孟氏時，公之皇考諱敬述，以文章知名，嘗至要官任事矣。孟氏亡，因不復仕，而天子召以為壽州下蔡令，由下蔡以為太子中允，知江州，賜紫衣金魚，使撫初附之民。其後為秘書丞，知泰州，以卒而得州之北原以葬。有子四人，其卒皆位於朝，而公第二。

公諱嘉正，字幹之，少與其舅弟俱以進士甲科起家，為通州軍事推官。其後通判廣州，提點福建刑獄，知壽州，為三司鹽鐵判官。故宰相丁謂薦其材，天子以為河北轉運使，而公不就。已而謂得罪，公坐出知金州，又知海

州，又知濠州，而以工部郎中分司南京，歸治疾于海陵之第。明道元年，以恩遷刑部；二年，年六十四以卒。

公寬厚而廉清，而其才尤長於政事。自爲推官時，已能有所建易，爲士民所記。及奉使福建，獄有寃，輒辨；有疑，若可貸，輒以聞，所活至數十人。而其治，大抵遇姦吏爲獨急。子男五人，曰象先，今爲武康軍節度推官，監台州稅；曰彥先，爲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曰茂先，爲秦州司法參軍；曰行先，爲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曰嗣先，爲進士。女七人，皆嫁爲士大夫妻。嘉祐三年三月壬申，公子與孫葬，公皇考祕書丞，贈尙書工部侍郎之兆，東以安喜縣君錢氏祔。縣君實左右公以有家者也。銘曰：

周遷于蜀，爰自先人，考有四子，發于海濱。公有令聞，貴維次子，歸寬民人，施刻在己。方飛方翥，方升于天；既鐵以歸，既隕于泉。有高其後，有光其前，作爲銘詩，兆此新阡。

右侍禁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彥先，字師古。曾大父諱瓌，贈大理評事；大父諱述，祕書丞，贈尙書工部侍郎；考諱嘉正，尙書刑部郎中。君少以郎中君蔭，補三班奉職，監泗州浮橋，又監楚州船場，爲揚泰州巡檢，而近臣薦君閤門祇候。大臣曰：「周某可用矣，然吾將試之。」邊乃白以爲瀛、莫等七州軍，沿邊巡檢。邊入兩界上爲羣盜，君得姓名以白安撫使，移之契丹，契丹悉捕斬之，自是久之，邊無盜也。

已而君上書言漕事，又言邊將使人耕邊，以給公使，不卽禁止，往往能生事；於是邊將大怒，而君所部卒有犯法者，因詆君以不詰，坐是監廣州清遠縣鹽場，轉運使留君以監市舶。它吏方習爲姦賂事，而君獨不買舶中一物，轉運使嘗數稱君以媿它吏，而薦君以知循州之興寧縣。至則相縣南三十里寧昌驛，以爲治所，而吏自此得不得以瘴死。然君旣得疾於興寧矣，遂卒。卒時年四十二。縣人以君爲能撫我思之也。

君先夫人盛氏，尚書工部侍郎諱京之子；後夫人王氏，尚書主客郎中諱贊之子；皆有賢行。五子：濤、洵、渢、渥、澥，皆爲進士。二女子：嫁如臯史堪、德安鄭汾，亦皆爲進士。而濤、今爲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皇考郎中之兆次，而以先夫人祔。臨川王某爲銘曰：

君弟吾嫂，夫人吾姑。君能有家，不失疾徐；治兵與民，威愛之孚。銘昭子孫，以告不誣。

泰州司法參軍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茂先，字去華。其先成都人；至君大父諱述，爲祕書丞，知泰州以卒，始葬泰州之北原，而子孫遂爲州人。不去。父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以父蔭，爲楚州司戶參軍，又爲泰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明道二年五月，刑部君終於第。君思慕哭泣，至其年十月亦卒。於是君年三十二。夫人南陽張氏，守其孤不嫁。其后孤渙，以進士起家。洪州南昌縣主簿。二女子：嫁池州貴池縣尉宣城查塾，進士建安吳觀。而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北原之兆。銘曰：

綿綿之孤，屬于單妻；旣恃而殖，龜錫告命。曰：「維孝子，從先人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君周姓，諱濤，字幾道。中慶曆六年進士甲科，歷亳州觀察推官，撫州軍事推官，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汝州梁、杭州錢唐二縣。內行敏能，爲政壹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己，不肯釋事實，爲名聲要利。所在民愛譽，甚於士大夫。治平三年六月，在京師，授簽書梓州判官事。七月十三日，以官卒，年四十有四。

曾祖諱述，故鄆人，皇祕書丞，贈工部侍郎，始占海陵以葬。祖諱嘉正，皇刑部郎中，父諱彥先，終右侍禁，贈右

監門衛將軍。妻曰昭德縣君錢氏，子五人：孫、種、秩、穆、揄。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君揚州江都縣同軌南鄉東武里。銘曰：

於勢與聲，蹲循弗爭，無忌其生。於善與恥，操終如始，有哀其死。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為銘曰：

晁望穎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夏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薶屯，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佗令中書為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隳政。易君仕初，從容調貽。史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強懼，按察擾獄。夙如我謀，君不為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一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賂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嗟。君夏僞券，應手即辨。完蠹噓枯，俗戒以勸。秦王諸孫，上家入郟。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劫中人，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訊。迨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里閭宴衎。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廚傳費劇，輸之殆貧。君曰：「閔哉！貴豈無豫？」操書銷守，多絀其數。遷官博士，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溫湯之鹽，實不酬課。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謁巫代鑿。教以餌藥，盡投詭祠。失怙恃者，子其娶嫁。坐堂朝晡，飲酒閒暇。英宗慕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今天子思，始正郎位。攝舒期年，條教逾肆。碎來鄰邦，賑使無僵。扶攜飽去，又遺之種。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樅陽河，避羅剌石析池口。

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算，舟無危行。人幸是爲，曠數十載；趨令驩呼，無有稚艾。孤山馬當，歲漂百航；擊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聞，就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五，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端悞彥，悞歸而整。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錢，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凋族嫻，思稱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子丐埋辭，衰龐走休；掇其緒餘，以質幽竊。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廬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會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州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

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

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賂，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賂，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賂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

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智賢，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竅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今，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瘁？

卷五十九 碑誌墓誌銘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

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

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公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

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誼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人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其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宋尚書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昌齡。曾祖釗，祖易，從父再榮，皆弗仕；及公仕，贈其父至尚書兵部侍郎。公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和州歷陽，無爲巢二縣主簿，部使者及兩制以御扎舉者十餘人，改鎮江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籍取兇惡，戒以不改必窮極案治，而治其餘一以仁恕，故縣人畏愛之。以兵部喪去。三年，乃用舉者以集慶軍節度掌書記，充國子監直講，豫校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脩集韻，選蘇王宮伴讀，教導有法，宗室召燕飲，未嘗往。居頃之，改著作佐郎，當鵬矣，又留爲國子監丞講讀。

七年，乃用舉者召試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開封府推官，賜緋魚，坐考鑾廳進士舉籍中有不中格者兩人，降監和州清酒務。當是時，龐宰相爲樞密使，薦宣侍講禁中，方召而公以謫去，久之，

會明堂恩，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先時主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公獨視法如何，不往。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謂：「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訴者，刑部詳覆，官以爲特勅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公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公於議法多如此。

復爲開封府推官，當隨尹奏事。仁宗問大辟幾何，且以慎刑愛人爲戒。公因奏開封勅，有重於編勅而當改者數事，仁宗皆以爲然。它日問尹以公姓名稱之，於是貴戚女使有奏讞，上薄其罪，付公監決，曰：「此人乎？」可任也。道士趙清規出入龐宰相家，受賂，御史以劾，龐府治實，清規自爲龐不知也。清規坐杖配沙門島，行兩日，死。御史又劾府希宰相指，故杖清規殺之滅口。仁宗亦疑，乃悉罷知府推判官，而以公知太平州。初清規事，獨判官王礪劾決，公不自辨也。未幾，仁宗卽寤，罷者皆復，而以公提點淮南路刑獄。

在淮南二年，所活大辟十三人。考課爲天下第一，所舉多善士，未嘗聽人請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求知宣州；許之，特詔秩祿視轉運使。至則召五縣令，約以州所下書有不使封還，故縣得自爲政，而州無事。且滿州人詣轉運使提點刑獄，乞留，還又知舒州，發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穎蔡流人。及歸，計口量遠近，給食遣去，去者率錢買香焚之府門，以祝公，至或感泣。初提點刑獄，恐聚流人爲盜，又惜常平廣惠倉數牒止公不聽，申以手書又不聽。佐屬皆爭曰：「不可。」公行之自若。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薄暮與爭門，乃得出。遂以告老致仕。於是官至尙書度支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柱國，今上卽位，遷司封，賜金紫。以熙寧元年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八。

孫氏世爲廣陵富姓，兵部兄弟五人，其季婦有子寡，欲分財，以義譬解，不得，乃悉推田宅與諸兄弟，躬身攜公居建安軍揚子，故今爲真州人。諸兄弟後破產，而兵部居揚子，又卒爲富姓，爲公千里迎師，立學舍，市書至六七千卷，公感勵奮激，誦習忘寢食，年十九舉進士，開封第二，坐同保匿服罷，而再舉又第一。當是時，以文學稱天

下及仕號爲忠厚正直終身未嘗言利老而貧不以爲悔鄉人尤歸其長者有文集二十卷

初娶莊氏早卒又娶裴氏刁氏刁氏封壽安縣君亦前死子湜澄泳淵淑湘早卒漆太廟齋郎後公數月死澄楚州寶應主簿洙秘書丞集賢校理漸太廟齋郎女十人一人嫁三人未嫁三人嫁而卒三人未嫁而卒九月十六日葬公揚子縣懷民鄉北原銘曰

於戲孫公有直其道爲之少時以濟壯老人信公行承趨薦保天順公德與公壽考維公有子喪事哀祇慰其考思用此銘詩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其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甯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

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尙書職方郎中

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

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數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

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

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

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

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它，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

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

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遭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

君諱寬，字伯強，姑李氏。其先隴西人，後移光山。至君六世祖，又移建安。今爲南昌人者，以君大皇考爲鼻祖。君皇考諱某，以太子洗馬致仕。終尚書虞部郎中，其贈官至衛尉卿。大皇考諱某，以殿中丞致仕，其贈官至吏部尚書。曾大皇考諱某，當五代之亂，無爵祿，以尚書故贈大理評事。

君始以世父蔭，守將作監主簿，監洪州鹽院，用歲課倍，得知袁州宜春縣，改知福州福清縣。當是時，能聞朝廷矣。就除通判桂州，又通判江州，二州皆治，遂知吉州。請於天子立學以教，學者常三百人。施方略，捕盜賊，無衆寡遠近必得，以至米鹽酒榷，皆爲除弊，致利移衡州。州人曰：「是嘗泄我矣。」不待至而服。

未幾，移潤州，不赴；改信州，又不赴；改太平州，轉運使言饒大劇，州將不能治，而太平不足用，君乃換饒州。屬縣惡吏聞且至，有棄其官而去，至則禁巫醫之罔民，案畜蠱者，遂以無事。安撫使言治行於江南爲第一。母夫人終去位三年，知虔州，將行，三司請君制置糧草河北，一歲減緡錢八十七萬。由此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以衛尉考，奏徙治所南昌，從之。移提點湖北刑獄，辭不往，又請便官以養，乃改江西。居一月，遭衛尉喪。

服除久之，尚不忍去墓，所詔就起君提點江東刑獄，又移京西，除廣西轉運使。自儂智高反，宿軍邕州，歲漕不足，乃多治船設賞罰，而邕軍食以有餘。所部攝官以三十四員爲額，待攝常數十百人，一員闕，皆爭賂吏，君第其課爲三等，有闕以次補攝官，不賂吏。由此始二廣使者，故不以春夏出，會有詔閱邊卒，君卽出，道遇瘴歸，卒年六十。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也。

初，李氏旣居江南，尚書未老，致其事歸養。其子侍郎，以分司歸，亦未老，當侍郎之歸，衛尉又以從其兄弗仕，仍世德義，爲南人所慕。君旣生，有美質，而積習名教，自爲兒童，侍衛尉側，不惰終日，及壯砥礪，以材能自顯。其於吏治，精壯果敏，機張鍵閉，姦不可知，目所指取，必得其情狀。故所在豪人猾吏，重手累足，以終君去，不敢有所觸。君視遇其屬士大夫賢者尤謹，所拔舉過百人，後多知名云。

夫人胡氏，仁和縣君。子男五人：長曰承勉，宣州旌德縣令，早卒；次曰亞夫，太廟齋郎，曰獻夫，試將作監主簿；曰渭夫，試秘書省校書郎，曰太平，奴方醉而夭。女二人：長適蘇州常熟縣主簿余公弼，次適大理寺丞田真卿。孫男三人：君與弟尚書司門郎中定，相友愛尤篤，遺奏以司門之子簡夫聞，詔除司門，知太平州，補簡夫郊社齋郎。又詔君喪所過州，發卒護送，以明年二月歸殯于洪州。某月某日葬新建縣桃花鄉曹山，去先墓五里，君所自爲壽藏也。君積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尚書金部郎中，勳至護軍，賜服佩至三品。銘曰：

李姓章浦，自君考祖弁，閩徂遷，望此荆楚。君於治人，無有黨讎，部我千里，如農一丘；蕪茲鉅疆，以殖善柔；均之利澤，深蒔平擾，乃登祿實，尚饋春秋。君能孝祀，君則多子，有來無窮，其視章水。

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朝奉郎，國子博士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廣陵李君者，諱閻，字某。以數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嘗爲韶州樂昌，無爲軍廬，江二縣主簿，河中府臨晉縣令，以昭德軍節度推官，知邢州平鄉縣，以大理寺丞，知蘇州吳江，衢州江山二縣。又以太子中舍，殿中丞，監在京箔場，太平州蕪湖縣酒稅，遂告老。會今上卽位，遷博士，至明年而卒。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廣陵某鄉某里。

君善爲詩，當時名人柳開、王禹偁稱之。少貧，幾不自存，有姊氏以田宅弗取也。及爲吏，所在推誠愛人，人至不忍有所負以累君，去輒泣挽留。及老矣，而彌貧，然終不以貧故變節有所取，年九十，精悍如此。及將卒，尚讀書，與家人笑語自若，投其書，若將寐者，遂卒。卒時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也。

李氏，故金陵人，其後遷高郵，又遷廣陵。君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以君故，贈殿中丞。君娶開封浩氏，有兩男子：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蚤，卒，定集慶軍節度推官。一女，嫁杭州新城縣令許仲蔚。定有文行，從余遊，故與爲

銘。銘曰：

斬曠平，窳幽密；工相方，史諷日；於惟君，考此室；猶其承甯，尙終吉。

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楊氏自太尉震守節於漢，以死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華陰；歷入九百年，以至於今不絕，爲士大夫家，而尙能譜太尉之昭穆，當五代之亂，君曾祖諱某者，在吳越，因相其王，王遷，國除於太宗之時，而國相之子孫，歸仕於天子，又多賢顯。尙書刑部郎中諱某者，君皇祖也；尙書司封郎中諱某者，君皇考也。楊氏之爲江都人者，自君皇考始。

君諱某，字公適，幼詳敏，知好文學，故我叔祖興元府君，嫁之以其子，及長而仕，號爲能吏，所在官治，多舉者。自太廟齋郎，更九官，而以殿中丞知興元府成固縣事。治平元年，歸，得疾於楚州，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五。夫人王氏，卽興元府君尙書主客郎中諱某之女。五男子：湜、洙、洽、滌、湜。宿州符離縣尉，餘皆進士。洙，治前死。四女子，其已嫁者二人：太常少卿呂璿，試將作監主簿孫挺者，君壻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諸子孫以二年十一月四日葬君江都東興鄉之北原，以某嘗得侍君，而君知之於少時者也，故屬以銘。銘曰：

赫赫太尉，窮于季世；華陰之楊，終爛而昌；艱難徂選，亦相其王。王以家朝，相隨內屬，有子有姓，尙多顯服。君勸厥紹考，終世祿；書銘在京，北實初卜。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尙書都官郎中，南康周公卒之明年，皇祐五年，葬某所，子蘊詠使請銘。次其語曰：「公諱某，字某。其先占蔡

之汝陽，唐末遇亂於光，斬遷江州之星子鎮。太平興國中，以鎮爲縣，又以爲南康軍，故今爲南康人焉。曾大父某，大父某，當李氏時，皆以學行爲處士。皇考某，累贈尚書職方郎中。公始以進士起家，至尚書屯田郎中，求監池之丞，豐監遂致仕。已而今天子大享，明堂恩，除都官于家，以卒。

嘗令岳之沅江、壽之霍丘、池之建德、邛之依政、河南之洛陽，凡五縣。通判池州，守二州，曰蓬，曰安。其治之寬嚴，視事劇易，尤惠於池。蓬，蓬人愛思，至爲公畫像。在洛陽，明肅太后使中貴人用事者來，留守傾身媚附之。中人諷公請己，獨拒之不往。故相張士遜薦公說書國學，且論公見執政，公固謝之。其篤學果行，蓋有世士夫所難者。卒時春秋七十七。戒喪葬無用浮屠說，有文十卷，世傳之。先夫人王氏，封仁壽縣君。二子蘊，保信軍節度推官；詠，太廟齋郎。銘曰：

余聞異時宦官之幸，雖隆名尊爵，有紀於時者，往往爲之誄焉。又觀古之士，能無折身以市於貴勢，蓋亦少也。信公之所守，則其賢遠矣。我銘公藏，不刻其他，惟茲之存，以勸毋邪。

張常勝墓誌銘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孝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卒；以六年二月十日葬于鳳凰山。曾祖任，祖維，贈刑部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子從父，妹也，故君從子學。銘曰：

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逝矣，今銘以哀之！

尙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慶曆五年，天子以尙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荆南府王公爲侍御史，居一年，以入三司爲戶部判官；又一年，還之爲言事御史，頃之，奏事殿中，疾作歸，翌日卒。其家以不起聞，天子悼閔，走中人賻之金帛，又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故，乃敕有司并賻。蓋天子之所以錄其忠如此。

自公舉進士時，已能力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爲學者所歸。至爲許州司理參軍，則以其職與強貴人抗曲直，獄疑當死，賴以活者至數人。再主簿於杭之臨安，開封之扶溝，遂選開封府法曹參軍，令皆不能出其治，尹亦不敢侵其守，而薦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惡不順己，持其奏不肯書，欲誑公請已，公故不誑，推官度終無於奈何，乃卒任公。遷祕書省著作佐郎。

已而覃思，遷祕書丞，乃出知洪州分寧縣，入爲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荆南，能以義憚其守，錯諸不法事。嘗上書論南方用師討僞蠻，不如撫而降之利。先是，公在京師，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所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己，以言趣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道，使至於無恥，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三代禮意，爲養老頌，以諷。

凡公之行已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寬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爲御史也，未至而好公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塞職，其已嘗言，公未嘗繼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排黨幸爲獨切，其言多同時御史所不能言者。每承上閒言：「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之，世殆無全人爲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尙足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公旣行內修，其大者爲世所稱，至其施於小，亦皆敏而盡力，願余不得盡載也。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概足以知公矣。

公諱某，字某。其先爲漢鴈門太守者曰澤，澤後十八世雄，爲唐東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宦學不絕，爲聞姓。至唐之將亡，雄諸孫顏陵夷，始自缺其譜，亡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福之侯，官曰本河南人。雄之後也。護生仲伸，仲生廷簡，當閩王審知時，被署爲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置其官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娶邑里姚氏女，生公。

自護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追官皇考，至祕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贈尚書兵部侍郎會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嚴，公所以紀其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同、固、同、阿，皆爲士。其文學行義有過絕人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蕃，而以公之仕不充其志爲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旣卒之三年，葬潁州之某鄉某原。初，公嘗過潁之樂，故諸孤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葬，至是同之友臨川王某追銘墓上，實至和二年也。銘曰：

顯姓維王，出不一宗；公先河南，實祖於雄。來閩四世，乃挺以生；其來則否，其去而亨。歸忠于君，播惠在民；配時前人，駿發以升。世不載德，孰爲榮名？謂公有後，其豈公卿。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啟，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差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取。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

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麟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

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調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于世，孰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

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尙，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閣門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秦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誼，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祕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逮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閣門祗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真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

君強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爲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插，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繼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

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圍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君，以其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

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強能吾贏，吾與之爲抗；贏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贏于強，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享，以實其聲也。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安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君，年五十六，以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以熙寧元年某月某日葬。君諱洵，字聖休，餘杭人。曾某曰浩，祖曰文寶，弗仕。考曰延遇，仕至左侍禁，贈官至左驍騎將軍。

君少孤，與其弟祗皆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城宣州縣主簿，撫州司法參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榷貨務，通判池廣兩州。乃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磨勸，遷侍御史。劾奏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恃恩驕慢，論宦官雖高，不當坐侍燕，而謫請求者；又論不當禁

諫官御史風聞言事，仁宗皆以爲然。

君之爲吏也，數決疑獄，所至稱辨治；及是言事，又能舉其職。方是時，爲御史者，拔舉多不次。君素寬裕靜退，取以彈治人，得用未幾，卽稱疾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人追喪車慟哭。

初，驍騎府君監湖州兵，遂葬下山。至是，君從葬，以夫人京兆縣君施氏附。施氏生一子，稚恭，爲進士；一女，適信州司理參軍王汶。孫大正、大成、大鈞，今尙幼。君事母孝，友其弟甚篤，於權勢財利能廉。吏治尤可紀。在廣州，奏請城之，未及築，外郛而召，後僂智高反，州人賴君所築活，以不卒功爲恨。銘曰：

有嘉張君，質靜寬徐，進非所好，人用稱譽。視利在前，蹲循弗趨；退施一州，用智之餘。嘻其葬矣，次有銘書。

謝景回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秦寧軍節度掌書記諱崇禮者，爲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濤者，爲大父；而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諱絳者之少子也。幼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十九，所爲文辭，已可傳載。於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丙子，棄世於漢東，人莫不爲謝氏哀之。諸兄以八年十月乙酉，葬君鄧州穰縣五壘原之北，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攻乎其爲良，汰乎其爲精；吾見其質，吾聞其聲；如或毀之，用不旣於成。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真州司法參軍杜君墓誌銘

真州司法，京兆杜渙，濟叔，年三十七，以皇祐四年四月辛酉卒。子男某尙稱；自將以下，合貨財以葬於北城之野，而留其孥以處。杜氏世占永寧之博野，父詢嘗歷江寧府司錄參軍，遂葬家焉。有子五人，濟叔最少，實慶曆

六年進士。臨川王某銘其葬焉。銘曰：

猗嗟杜氏，博野之良。有官于南，遂宅以藏。是生司法，以節自強。翼翼而才，頎而陽陽。其生可懷，死矣皆傷。江之北垣，南墓在望。奚葬不歸，卜者同祥。後有子孫，既實而昌。求藏厥初，來考銘章。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

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誌銘

皇祐三年十一月庚申，太常少卿分司南京錢塘沈公卒。明年子披子括葬公錢塘龍居里，先公尙書之兆，卜十月甲戌吉，與其宗謀銘，則書公官壽行世來，以請子論次。其書曰：

沈氏自沈子逞，以身屬社稷，書於春秋，文學賢勞，功名不曠于史，而武康之族，尤獨顯於天下。至公高祖，始

徙去，有爲錢塘人。大王父某，當錢氏時，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間，至大理寺丞；父某，學行顯聞，早世無爵位，由長子同及公贈兵部尚書。

公諱周，字望之，少孤，與其兄相踵爲進士，起家掾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爲丞，監蘇州酒，知簡之平泉縣，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蘇州，由蘇州爲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謁公者，不爲聽，居頃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

其爲治取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公至，除其禁，而盜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遣者，以百數，公斷治立盡，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臣爲公自絀。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公爲其判官，獨曰：「壞四錢爲之，可以當十，民盜變舊錢，且盡鑄之，爲誘民死耳，不如無鑄。」議上，如公言。於是天子以江東之按察爲已悉，聞公寬厚，卽以爲使，盡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然公已老，不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月卒。

夫人許氏，六安縣君，兩男，世其家，一女子，已嫁。公廉靜寬慎，貌和而內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喜，喪，哭之多哀，而無一人恨望者。銘曰：

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則孫子，有檀有松，有鬱其岡，不隲不窳，萬世之藏。

吳錄事墓誌

君諱黃，字成之，世爲撫州金谿人。曾祖某，不仕；祖德筠，尚書屯田員外郎；父敏，尚書都官員外郎。君以蔭入官，任吉州太和袁州萍鄉縣主簿，尉蘄州石橋茶場，廬州司理，亳壽州江寧府錄事參軍。以某年月日卒于家，享年若干。

君事親孝，友于兄弟，與厭侈父母兄弟，寧窮困身妻子。故老妻長子，人不勝愛也。義不忍貲親遺產，悉推兄弟。比沒世，妻子遵約，鄉人賢以爲難。君嘗議獄，上官指教再三，君弗許再三。上官顧歎許舉京官，君弗謝，乃終弗舉。後他上官率以質直弗舉也。二男子偉豪，長有志行如君。二女子歸晏脩睦，王令季有特操，如令憂養寡姊妹，嫁孤甥，夫婦華孳，鄉人又以爲難。卜以元豐八年某月日葬于唐州桐柏縣淮源鄉，妻李祔。臨川王某誌。

宋贈保慶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宗辯墓誌銘

公諱宗辯，字慎微。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考諱允升，太師平陽郡王，諡曰恭懿。公平陽第十三子，生數歲而平陽薨，事母孝，友于兄弟，好讀書，不舍晝夜，常獻所爲文，得試爲士院兄弟四人，皆中優等，遷官而仁宗遇公甚寵，嘗親書「近親才賢，好文博古」八字，賜之。公既好書，又嗜醫方，所蓄方甚衆，每躬自治藥，以振人之疾，其惻隱不倦，蓋天性也。以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終于睦親北宅，享年四十六。官至右衛大將軍，金州防禦使，爵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

夫人李氏，封德安郡君，贈尚書中書令漢瓊之孫。子男十五人：仲富，右內率府副率；仲尋，右羽林軍大將軍，黎州團練使；仲縮，右武衛大將軍，雅州刺史；仲瑄，右武衛大將軍，彭州刺史；仲絨，右千牛衛將軍；仲鈺，右監門率府率；仲琨，右內率府副率；仲富，前公卒，餘亦皆蚤死。女子十九人，嫁者四人，未嫁而死者九人，餘尚幼也。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猗歟賢公，蕃此皇國，耀其藻章，以賁明德。能不外勤，維家之飭；厥承詵詵，餽我無射。如何不怡？遂永窀穸。

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公諱仲行，字德之。故婺州觀察使諱宗迥之子，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國公諱允言之孫。魏王諱元佐之曾孫。母曰齊安郡君梁氏。慶曆四年，賜名，除太子右衛率府率、右監門衛大將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年二十二，以治平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卒。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夫人張氏，封壽昌縣君。子男士，乞早卒。士泉，右監門率府率，其季與女皆尚幼。君仁而好學，其卒也，宗室皆憐傷。其葬也，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爵之尊，祿之殖，維年之卑，不配德。

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仲厖墓誌銘

公諱仲厖，字子厚。濮國公宗樸之子；濮安懿王諱允讓之孫，魯恭靖王諱元份之曾孫也。母曰蕭國夫人王氏。以皇祐元年，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二年，改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改右千牛衛將軍。八年，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治平二年，領嘉州刺史。四年，改右武衛大將軍，領雅州團練使。熙寧元年，年二十四，以三月三日卒。上爲不視朝一日，內出司賓祭弔，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公生而秀麗，長而聰敏，於宗室爲好學。上承下撫，無不得意。故其卒，哭者皆爲盡哀。妻馬氏，封安平縣君。女一人，尚幼。公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維濮世封，寶承安懿；公緒厥慶，尙終有嗣。奄其喪矣，一女之存，歸銘幽宮，以慰公魂。

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公諱宗述，字子耆。韓恭懿王諱元偃之孫，而東平郡王名允弼之子也。以天聖元年生，以景祐元年賜名，除

右侍禁，歷太子右司禦率府，右監門衛將軍，左屯衛大將軍，廉州刺史，隰州團練使，維州、嘉州防禦使。熙寧元年正月十八日，以不起聞，上幸其第，奠哭之，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越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公重厚寡笑言，內行治，未嘗有謫，樂振施，知音樂，善射，尤爲東平王所愛。妻任氏，樂安郡君。子男七人：仲瑒、仲俶、仲誘、仲疋、仲麟、仲瑒、早卒；兩人未名而死。銘曰：

維德之嘉，維能之多，惟命之不遐，宗室之嗟。

右千牛衛將軍仲夔墓誌銘

君諱仲夔，字彥之。曾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祖諱允言，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密國公；父宗悅，前左屯衛大將軍，池州團練使，祁國公。君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坐法廢。熙寧元年，年二十二，以五月二十五日卒。至某年某月某日，葬河南府永安縣。妻郭氏，有六男子，死者四人，士蘧今爲右監門率府率，一人尙幼。銘曰：

託靈皇宗慶之多，終以無祿傷如何；棄此白日登山阿。

贈右屯衛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君諱世仍，字季遷。宣城郡公從審第十子。宣城以越懿王諱德昭爲祖，以安定郡公諱惟和爲考。君母曰恂，海郡夫人吳氏，實山南東道節度使元辰之孫，娶潘氏，鄭王美之孫也。年二十二，生二男子，一女。以熙寧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制以右屯衛大將軍告其第。用二年二月十九日，葬于河南府永安縣。君授尙書，能通章句，遇人恭謹有恩，然喜飲酒，以故得疾死。銘曰：

有昭其明，有韜其榮；維其弗馮，以隕其生。

卷六十一 碑誌墓誌銘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諱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秘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腰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

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願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揚州進士滿涇之夫人楊氏者，著作元賓之女也。年六十有一，以治平四年十月庚戌卒，而以熙寧二年八

月庚申葬；其墓在江都縣馬坊里之南原。有子七人：建中、居中、執中、存中、方中、閔中、求中，皆嚮學。建中，壽州壽春縣令；執中，潁州萬壽縣令；居中，舉進士；女二人，孫男女八人。

夫人性溫恭靜約，事當意與否，未嘗形於喜愠。以止有吾母也，故思其父愈久而猶悲；以不逮吾姑也，故事其舅愈勞而不懈；承其夫以順，勵其子以善，而汎接於族人，也，又能以惠振其貧，以慈撫其賤，以恕掩其過，以篤懷其悍。老矣，歲時尙先諸婦以莅祭祀。蓋夫人之性行可稱者，多至如此，而其子又猥猥不已，以求余銘，故勉爲之銘曰：

滿氏有家，保族衍大，夫人來嬪，德協內外。夫喜而謂，偕我貽背；子祈以盡，溫清之愛。奚命之畸？使棄弗逮！維前之祥，德則弗諉；惟後之祥，有子才賢。銘慰諸幽，亦賁新阡。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

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後，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

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愛；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女子之德，夙願愉愉，教嚴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顛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纒經以走晉陵，而問銘於其守臨川王某。王某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子孫必爲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爲之辭，越國而求銘，予未之聞也。今杭大州，以文稱於時者，蓋有而蟠也。釋其殯，千里以取銘於予，蓋所以嚴其親之終，而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慎也。予豈敢孤其意，以愛不腆之辭乎？」於是爲之序曰：

故太常博士，知婺州東陽縣事，楊君諱翔，字翰之之夫人，金華縣君吳氏，世爲婺州之全華人，自其大父文顯，始有籍於杭州之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徵始去處州之麗水，而爲錢塘人，而葬於錢塘之履泰鄉龍井之原。楊君之卒也，年六十七，以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以葬，而夫人後君十六年以卒，卒時嘉祐二年七月十三，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祔于楊君之墓。

楊君少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於世。夫人有剛德淑行，協於上下，內外無怨。楊君有子十一人，其一人則孽也；夫人毋其孽子，猶吳氏之甥，雖鄉人之習於楊君者，不知爲異母。既楊君卒，教養嫁娶，皆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士起家爲密知二州推官，鄰里歎慕，以爲夫人榮。然夫人不爲之喜也。至楊君之弟子完及進士第，乃喜曰：「吾奴老矣，此亦足以慰其心也。」蓋其仁如此。夫人生男女十人，卒時子輔國子端與其女子七人，皆已卒，而蟠獨在，爲泗州軍事推官。銘曰：

博士有家，夫人實紹。博士有子，夫人實教。遊其門庭，弦誦之聲；御其堂奧，賓祭齋明。皇命淑人，維君郡縣；問名考德，夫人實踐。歸哉萬年，博士之丘。銘以昭之，無有春秋。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長安縣太君臨川王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潭國公諱益之女；尚書左丞，張公諱若谷之婦；尚書比部郎中，諱奎之妻；國子博士，視開封府雍丘尉視之母。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而卒。其卒在潁州子視官舍，實元豐三年正月己酉。

君爲婦而婦，爲妻而妻，爲母而母，爲姑而姑，皆可譽歎，莫能閒毀。工詩善書，強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晚好佛書，亦信踐之；衣不求華，食不厭蔬。慈哀所使，不治小過；欲歸歸之，欲嫁嫁之。君二女長不慧，不可以適人。其季，殿中丞龔原妻也。十六年，葬江州德化縣。兄安石爲誌如此，弟安上書丹。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毗陵錢公諱公謹，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謹爲鄭州新鄭尉，公輔爲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三月壬午，祔于皇考府君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諱治之墓；而具書使圖所以昭後世者。敘曰：

蔣氏，常之宜興人。世以財傑其鄉，而其族人，有以進士至大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于錢氏，與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沒，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愠，均親嫡庶，有鳴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己。既其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而家人卒亦不見其喜焉。

自其嫁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自其老至於沒，紉縫之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爲婦，此固其職也。」子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時俗，而樂盡其行己之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七人，皆幼。云銘曰：

詩始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內外無違。聞豈在多，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修，母道之行，宜休而勸，不耄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勗哉其興，以克有廟。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楚，有子四人，其二，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

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舍，然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筮葬母，瘞銘斯石。子聞余姓，母氏惟陳，斃斃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夫人盛氏，其先錢塘人。曾大父諱某，某官，贈某官；父諱某，某官，贈某官，實始去吳，有里籍於汴。夫人之幼，季

父文肅公稱其智曰：「宜以某字。」遂名之。年二十三，歸隴西李某，爲某官，以後生三男子，皆進士，某某官，其季曰某。女子四人，其長嫁某官某，次嫁某官某，虞者其季也。春秋若干先，李君卒，卒於寧海之官舍，卒之某年葬某所，實皇祐四年。

夫人事舅姑以孝聞，持喪哀麗，事齋飭，卑衣食，以其餘推親黨。能讀易論語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子男女娶嫁，必問賢否，有拔貴以請者，李君輒不聽。維夫人有助云。銘曰：

夫人之德，順慎明祇，來胥有家，婦子師師。維師之難，我敏爲之，誰爲女史，視此銘辭。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工婦事，不懈以敏，恭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其享諸福，終於壽考。銘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夾纈金宗，有衍其始。鄙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纈。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叶此銘詩。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定國文簡程公諱琳之妻也。陳氏世家壽春，其先潁川人，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夫人曾皇考諱淵，左班殿直，皇祖考諱誨，皇考諱京，皆不仕而皇考愛賢，夫人不欲以妻鄉邑，乃徙居京師，擇所居，得定公以嫁。當是時，夫人年十九，定公尚爲進士，其後公至將相，終於位，夫人用公自臨潁縣，君九封而爲衛國夫人，用公子加號陳國夫人，再封而得楚國。

夫人莊而仁，儉而禮，上承下御，無不得宜，故在父母家爲淑女，既嫁爲令妻。其卒有子，爲賢母。公薨六年，當嘉祐七年，夫人年七十一，以十一月戊午薨于開封武成坊之第室。至明年二月甲申，而公子以夫人祔于河南伊闕縣神陰鄉定公之墓。於是公子四人嗣隆，爲尙書屯田員外郎，嗣弼，爲國子博士，嗣恭，爲尙書屯田員外郎，嗣先，爲大理寺丞。女子五人，公壻榮諲，爲尙書刑部郎中，韓續，爲侍御史，晁仲綽，爲尙書屯田郎中，潘士龍，爲殿中丞，王偁，爲試將作監主簿，銘曰：

程公克壯，萬夫所嚮，奮功發名，乃取將相。云誰公配？媿姓氏陳，文武自出，太姬之孫，歸佐休顯，自公初屯，序歷爵邑，爲君夫人，公旣樹勳，以相爲伯，帝曰：「奇矣！夫人好德，能勸其夫，使有嘉績，往以朕命，賜封大國。」一書五色，玳首金葩，褰之重錦，來告于家，有豫不怠，有盈不侈，致好內外，具宜福履，伴仁鳴鳩，以母諸子，歲時振振，爲壽在廷，手笏腰章，亦有公甥，維子之才，而甥又獻，維貴維富，而兼壽善，嗟此婉婉，考終得願，作詩并藏，爲識新窆。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事，陳君諱見素之夫人樂氏，太常博士諱黃裳之子，尙書職方員外郎，直史館，贈尙書兵部侍郎，諱史之孫，而贈尙書刑部郎中，諱璋之曾孫也。其先自京兆遷江南，爲臨川人，至李氏國除，而史館君歸仕於皇朝，子孫多顯者，於是又遷其家爲河南人焉。

夫人以祥符八年歸嬪陳氏，封萬年縣君，又以其子，封寧國縣太君，年七十五，以嘉祐八年二月辛巳卒于京師，卜以三月丙寅，祔葬河南唐興鄉屯田君之墓。於是夫人之子男三人，其一人，爲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祕書丞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祕書省著作佐郎，開封府戶曹參軍。女子六人，存者三人，皆已嫁。諸孫男女十九人，曾孫一人，尙幼也。

夫人少知讀書，能略識其大指，微諫數當，故博士君特愛而賢之，欲有所爲，多與之謀。及歸陳氏，不逮養皇姑矣。屯田君二弟皆尙幼也，夫人鞠視如己子。出奩中物以助施族人游士之貧者，蓋其家蕭然也，而無慍色。治諸子有節法，誨厲教督，造次必於文學，故諸子皆以藝自奮，名稱一時，以至諸孫亦多有爲善士。先人與屯田君皆祥符八年進士，昆弟又與夫人子爲同年友，故其葬來屬以銘。銘曰：

夫人旣嚴，今又順以祥來配君子，今是生三良，以才自致，今名聲之揚，慶暨諸孫，今學問文章，象服命書，今寵祿方將，氣魂天游，今體魄在牀，往營新宮，今疑洛之陽，作詩幽石，今示後無疆。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

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論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論德易名，居中，選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

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遠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續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尊跗其華，誦說諸孫，其實其葩，孰

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刲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安喜縣君李氏，連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繼昌之曾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秦國文和公遵勉之孫，供備庫使贈安武軍節度使端憲之子，是爲皇族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之妻。溫柔靜恭，內外親稱之。治平四年年二十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感疾死，至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懿懿獻穆，下歸以祉；有來肅雍，施及孫子；厥嬪皇宗，莫醜具美；噫乎終藏！兆此新里。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晉陵孫君貫之之夫人仁壽縣君楊氏者，其先青州千乘人。曾祖諱元，祖諱從，皆不仕；父諱霖，爲進士，數舉不遂，初徙其家常州之無錫。夫人年十七歸孫氏，舅姑曰：「吾婦之承我也孝。」夫曰：「吾妻之助我也仁。」至生子而成爲士，能賢以有名，則又曰：「吾母之能誨我也。」自內外族親，以至州里之言，則又皆以其舅姑夫子之言爲信。嗚呼！可謂賢矣。

夫人生三男子：伯曰舜，卿季曰昌，言皆早死；曰昌齡，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治平三年，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爲御史，五月十四日次高郵，而夫人卒，享年六十四。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之茂，中允之妻，御史之母，孝其舅姑，以順其夫，又善教子，終成御史，官封僧老，移養卒齒，歸安新丘，送者空里，其哀無窮，榮則多已。

卷六十二 碑誌墓誌銘

鄞女墓誌銘

鄞女者，知鄞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世家南劍州之沙縣。祕書少監陳君諱某之妻，北部員外郎儼，古田縣尉侃，衛尉寺丞佩，同學究出身，偉殿中丞，偁之母。年八十三，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女一人，適張氏。孫男女若干人。太君有賢行，事皇姑蕭氏順焉，諸妣慕其所爲，後亦皆稱孝婦。經紀內治，能勤不懈，以至於老。少監君行治勞烈，稱天下有施於後世，其子孫蕃衍，能中其家法，皆由太君善相其夫，而能教子。陳氏之所以興，太君與有力焉。銘曰：

嗚呼夫人！有德有祉，婦于嚴姑，酒食燕喜，乃相君子。陳宗以興，乃教衆兒，有以賢稱，樂其室家，以暨孫曾，歸然壽寵，宜後之承。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湘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先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爲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

夫人好讀書，善爲詩，靜專而能謀，勒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尤，而擇所嫁。於是少府君爲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爲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卹者，以夫人爲之內也。

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陵鄉皇姑之兆。子男二人：某，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尙幼。四先夫人卒。銘曰：

竭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祁，以迄休成。維王淑女，順婦慈母；內諧尊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茅祿，以宜寵服；嗚呼其徂，葬有吉卜。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尙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南豐曾氏，尙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諫議君伉直，以擯死，而都官君尤孝友忠信，鄉里稱爲長者。夫人於財無所畜，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識，當世游談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雖內外族親之悍強頑鄙者，猶知嚴憚其爲賢，而夫人拊循應接，親疎小大，皆有禮焉。

嘉祐三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四，終於寢。有子四人：芮，祕書丞；蕡，亳州錄事參軍。其次蕃，曾出也，皆進士，而蒙爲濠州司戶參軍。於是蕡、蕃皆已卒，芮蒙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某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爲銘曰：

靜專幽閒，女子之方；閱觀博考，乃士之常。猗歟夫人！學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于往，孰與比齊？嗚呼！公父穆伯之妻。

曾公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太常博士南豐曾君之配，世家臨川。二十四歸曾氏；三十有五，以病終。子男三：鞏，宰；女一。時博士方爲越州節度推官，某年月日，乃啓其殯臨川葬南豐之某地，前葬，鞏謀於宗之長者，而請於博士曰：「夫人事皇姑萬壽太君，承顏色教令，一主於順，斟酌衣服飲食，盡其力，皇姑愛之如己女。於大人得輔佐之宜，於族入上下適其分，令其葬，宜得銘秘之墓中，於以永永延夫人之德，無不可者。」博士曰：「然。」乃來求銘。夫人固早沒，不及見其存時，雖然，博士先人行也，而又鞏於友莫厚焉，於夫人之葬而銘也，其何讓銘曰：

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子，葬夫人於此。於戲！

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

尙書主客員外郎錢塘沈君名扶之夫人翟氏者，鄂州節度推官諱希言之子，太子左僕道率府率致仕諱守序之孫，利州葭萌縣令諱令圖之曾孫。少則賢孝，父母稱之；及嫁爲婦，則舅姑稱之如父母。處娣姒，能和以有禮；畜妾御，能正以有仁。閨門雖離，上下順治。自皇舅尙書公以才爲時用，繼以主客及夫人之子，而沈氏日大矣。夫人之德善，亦日以顯，內外親皆悅服而歸之，以謂其必大享爵祿，終於壽考。乃以治平三年九月十日卒於京師，享年五十七。

初，主客自河北提點刑獄，移知明州，而長子方領開封府事，治有異狀，爲上所禮，以夫人久疾，請於上，留主客京師，詔特聽留以佐三司，於是諸名暨治夫人無所不爲，然終不起。始封長安縣君，進京兆樂安二郡君，生五男，三女，男曰口，翰，休，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曰迥，泰州軍事判官，曰鏡，將作監主簿，監壽州酒，曰邁，漳州，漳浦。

縣主簿，曰道，試將作監主簿。女適秘書省，著作佐郎顏處恭，邢州堯山縣令王子韶，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

翟氏濟州金鄉人，商州團練使守素者，當太祖時，親信任事，族人因多爲武吏，而皇考獨好文學，舉進士中第，負材任氣，不肯有所屈，以終不得意。夫人之兄嚴，亦知名，又早卒，夫人傷其家替，每獨歎息。今上卽位，翰林守杭州，其季舅惟康，以奉獻得仕，今爲道州寧遠縣主簿。夫人旣卒，詔以主客知蘇州，十二月某日，葬夫人杭州錢塘縣龍居山舅姑之兆。銘曰：

沈侯世獻，得相惟媛，歸嬪於宗，誨子而彥。相之斯何？德則有儀；誨之斯何？慶則有貽。始周姓姬，後氏爲翟；於梁曰璜，實佐其國。至漢高陵，又以才稱；世降弗嗣，乃隋女子。許公之妻，公武之母，昭於銘詩，無感與夷。彼暴而興，亦過其俎；我以吾仁，其昌孰禦。挺挺中丘，萬木如茨；往從舅姑，協我初龜。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之妻，故光祿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秘書省著作佐郎陟臣，祕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於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祔葬於南京廬城縣孟諸鄉田丘里。

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闔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而公卒，卽舉家政屬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齒。雖時爲詩，然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

齊氏祁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永清，莫州防禦推官；兄恢，弟憚，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尚書職方員外郎陳安道。夫人既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於葬，來求銘。銘曰：在冀中山，有孝季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乃終順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為大家，爵祿寵光。來繼來助，其賢則譽，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自其為子。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致仕廬陵王公贄之夫人，同縣劉氏女也。父諱某，祖諱某，曾祖諱某，三世皆弗仕，然常為州大姓。方公少時，夫人父知公必貴，故歸以是子。夫人在父母家，既以孝聞，及嫁，舅姑又稱其孝，能相其夫以順，又能畜其婦子以慈。公當仁宗時，以御史見聽用，閱天章龍圖樞密三學士，夫人亦累封為同安郡君。

治平四年十一月七日，終於廬陵宣化坊之私第。有二子：儀，殿中丞，前死；億，今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女一人，嫁撫州軍事推官蕭迅。公之告老，詔以億通判本州以養，及是喪夫人，能自致焉。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於美夫人，明祇順飭，來嬪王宗，時藝其德。公榮在朝，皇命所特，出使入侍，往來赫赫。登為大家，自我承翼；有田有廬，偕老而息；亦有孝子，媚于朝夕。噫乎終哉，兆此幽宅。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饒州浮梁縣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夫曰尚書屯田郎中金君諱某，同縣人也。生子十一人，男四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進士；君卿今為尚書職方員外郎。女七人，皆適士族。孫十九人，男六

人；女十三人，已嫁者十二人。曾孫男女十四人；外孫四十七人。夫人以職方故，封金堂壽安二縣君；又封仁壽縣太君。後郎中之沒九年，享年七十七，卒於池州官舍。寶治平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藏柩於某鄉某里，祔郎中之葬。

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功婦事，不懈以敏，躬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姑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于大其家室，具享諸福，終於壽考。臨川王某銘其葬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嬾金宗，有衍其始。鄰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常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囊，孝祗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協此銘詩。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大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法，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進之不息。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己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貧，顯者求以爲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

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閩門之西原。銘曰：穀也從於此，器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王夫人墓誌銘

右侍禁，知循州興甯縣事。海陵周君諱彥先之夫人王氏，我叔祖尚書主客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貫之子。年二十三嫁周氏，嫁六年生一子，而周君卒。後十八年，子濤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事，而夫人年四十八，以疾棄世於梁縣。子濤等護其喪歸，以嘉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葬海陵城北之北。夫人心莊而行厲，氣和而色婉，撫接內外親疏，皆有恩意，而於人終身不校。嗚呼！其賢如此。銘曰：

於嗟夫人，少憫憂，祇專靜嘉，好衆仇，克協婦子，祠春秋，方胥有家，裕厥羞，不永於享，其何尤？序哀以銘，款諸幽。

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耀故妻仁壽縣君康氏墓誌銘

皇族右監門大將軍世耀之妻康氏，故內殿崇班，閤門祇候遵度之子。祖曰廷翰，皇任磁州防禦使。曾祖曰碩，皇贈左千牛衛大將軍。以嘉祐三年爲宗婦，封仁壽縣君。生一子令僂，爲右千牛衛將軍，而以熙寧元年六月九日疾病死，享年二十有六。自爲女子，以至於爲母，卑尊幼長，無所非議。故於其死，皆哀憐。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銘曰：

芒乎其孰致而來，奄乎其孰推而往？爲之幽宮，覆以新壤；魂浮氣游，變化惚恍；宛其德音，尚可追想。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新喻蕭渤，狀其母授息總使來求銘，以葬。惟夫人姓李氏，於邑里實大姓。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弗仕；而曾祖以其孫憲成公故，贈官至太子太師。夫人柔順靜專，仰俯有儀。年十有五而嫁，是爲鼎州圍練推官蕭君諱寶之妻。年二十有二，生渤、淇、澈三男，一女子而寡，執節不嫁。父母欲奪之，不得，卒就其男宦學，歸其女爲士妻。

孫曾誥誥，饋祀裕如，鄉人歸高，稱諺歎息。

治平三年，勅用尚書駕部員外郎，選主廣濟河漕，而夫人年六十有八，以九月八日卒於東都之私寢；越明年某月十有一日，合葬新喻某鄉某里。於是推官君以勅故，贈右諫議大夫；夫人封壽安縣太君。銘曰：

有幽新宮，在阜之陽，慶既造家，乃終同藏。共伯之妻，文伯之母，於嘉夫人，亦緒厥後。磨石摘卅，詒銘永久。

右千牛衛將軍仲焉故妻永嘉縣君武氏墓誌銘

皇族右千牛衛將軍仲焉之妻，故永嘉縣君武氏，內殿崇班掖之子，故左班殿直昭遜之孫，贈尚書工部侍郎崇亮之曾孫。年十八，以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棄世，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君在襁褓，父母以爲婉，及嫁，節儉慈仁，人稱之。銘曰：

象服之榮，今容車之睨，今歸于陵，哀歌以相挽，今摘銘壙石，識幽以告遠，今。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紆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站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於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孺爲秘書丞，知潭州攸縣，擢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

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初，澣灑，簪髮，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待

鄭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為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為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菲祔，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附 拾遺

宣統紀元，再游海東，觀書於宮內省之圖書寮，見宋王文公文集，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構」字下注御名。蓋刊於南渡之初，彫刻至佳，宋槧之最精善者，尚存七十卷，而佚其末。典書官為子言：「曾以它善本與此比勘，它本往往有佚篇。」時以行程匆遽，不及詳究，惟覺其類次先文後詩，與明代復刻紹興中桐廬本先詩後文者大異。爰記其目次曰書（卷一至卷八）曰宣詔（卷九）曰制誥（卷十至卷十四）曰表（卷十五至卷二十一）曰啓（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曰傳（卷二十五）曰離箒（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三）曰記（卷三十四三十五）曰序（卷三十六）曰古詩（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一）曰律詩（卷五十二至卷七十）於小冊中而歸。亡友合肥蒯禮卿京卿，篤好荆公集，求宋槧本不可得。歸以告之，並示所記目次，禮卿大喜，而恨不得寓目。讓予曰：「君盍再作十日留，詳校其目，寫其佚篇以歸，不猶賢於僅記目次乎？」相與慨然，乃未幾而禮卿物化。

及歲辛亥，避地扶桑，度門戟影，惟以校勘古籍，消遣歲時。今年春念及斯集，計惟東友島田氏翰曾校書祕省，彼或校錄，而數年前已以事自裁，墓草宿矣。彼固有增訂本古文舊書考，在武進董氏許中，或載此書，又疑佚文未必備錄，姑移書假之。比至展觀，則諸佚篇咸在焉，為之喜出望外。長夏苦雨，取歸安陸氏所

錄荆公佚詩佚文載入羣書校補者，合以宋槧本所載不見桐廬本臨川集者，依其類次，輯爲一卷，命兒子福菴錄之，旣成，顏之曰「臨川集拾遺」。將寄滬上校印，以償十年未竟之志，以慰禮卿島田於地下，並弁語簡首，以告讀是書者，俾知此編成之之難有如是也。宣統十年戊申六月，上虞羅振玉書於海東寓次之嘉章軒（詩另編入詩集末卷）。

賦

首善自京師賦（崇勸儒學爲天下始）

王化下究，人文內崇；繫京師首善之教，自太學親民之功。闡承師論道之基，先繇穀下；廣成俗化民之誼，甫暨寰中。古之聖人，君有天下，治遠於近，制衆以寡，不用文，何以修飾政教？非設校，何以崇明儒雅？迺建左學，率先諸夏，在郊立制，繫一人之本焉。養士興仁，形四方之風焉。本仁祖義，取材斂賢，講制量於中土，鬯聲明於普天。始於邦家，用廣師儒之衆，行乎鄉黨，斯爲庠序之先。是何拳拳諸生，疊疊先覺，所傳者道德仁義，所肄者詩書禮樂，以言乎功，則萬世用，又以言乎化，則入紘匪邈，其流及於三代，率以明倫，此理達於諸侯，誰其廢學？故曰：校官者，庶俗之原本，京邑者，羣方之表儀，養原於上，則庶俗流被，設表於內，則羣方景隨。惟時於變，繫上之爲三王，四代惟其師，使人知化，兆姓黎民，輯於下，自我興基，向若俗敗隄防，朝墮統紀，教化之宮，衰落禮義之官，廢弛鄉風者，無以勸於善，肄業者不能官其始，則撫封之主，毀鄉校者有之，承學之民，在城闕者多矣。必也啓胄子之祕宇，據神邦之奧區，憲先王而講道，風下國以恢儒，邑翼翼以宅中，契商人之詠，士彬彬而蒙化，參漢室之謨，噫！孝武逸王也，而有興置之謀，公孫具臣也，而有將明之論，矧睿明之主，紹起俊乂之僚，並建宜乎隆儒館以視方來，使元元之敦勸。

劄子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臣今日蒙宣諭召，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怪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繼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鋪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

若陛下疑覺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怒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猜之主也，然鄂秋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嫌。

陛下聖明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祖，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何心存末世徧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進一經劄子

臣蒙恩免於事累，因得以疾病之餘日，覃思內典，切觀金剛般若維摩詰所說經，謝靈運僧肇等注，多失其

旨；又疑世所傳天親菩薩鳩摩羅什慧能等所解，特妄人竊藉其名，輒以己見爲之訓釋，不關上徹天聽，許以投進。伏維皇帝陛下，宿殖聖行，生知妙法，方冊所載，象譯所傳，如天昭曠靡，不憚察，豈臣愚淺所敢冒聞然？方大聖以神道設教，覺悟羣生之時，羽毛皮骨之物，尙能助發實相，况臣區區，嘗備顧問，又承制旨，安敢蔽匿，謹繕錄上進。干浼天威，臣無任惶愧之至。

制誥

大理寺丞張服改太子中舍制

周官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故朕時憲以爲考績之法。夫吏者三歲能率職厲行而無罪悔，是亦宜有賞；序官一等，以慰爾勞績，維爾良能，宜加報稱。

許將可大理評事制

勅將：堯帝親策進士於廷，而以爾爲第一，爾於藝文，可謂能矣，所以施於政者，朕將有所試而觀焉。夫士之遇時，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而已。往其勸勉，以副東求。

沈德妃姪授監簿制

勅某：京官，吾所重也，故設磨勘之法，以待吏部之選，非有勞而無罪，及有任舉之官，則不可以得之。爾由外戚以孩幼入官，得吾之所重，其強勉學問，求爲成人，以稱吾待爾之意。

皇親叔敖轉官加勳制一

朕大賜於天下，雖疏以遠無遺者矣；又况於宗室之近哉？爾序官內朝，克有嘉問；繩繩之慶，協於聲詩。褒命有加，往其祗服！

皇親叔敖轉官加勳制二

朕既肆祀於明堂，而大賚以布神之福；爾列名屬籍，序位內朝；肅雍在庭，克相釐事。以差受寵，其往懋哉！

覃恩轉官制一

勅某等：永惟先帝君臨天下，餘四十年，功德之所及博矣；非夫在廷文武之士，宣力中外，亦何以致此哉？眇然之躬，嗣守成業，敢忘大賚，以勞衆工。爾等各以才選，序于朝位，膺踐祿次，往其丕欽！

覃恩轉官制二

朕初卽位，奉行先帝故事，大賚四海，阻深幽渺，無所不及矣；又况於朝廷之上，豈可以忘哉？爾等能以忠力，靖共職事，進位一等，往其欽承！

吳省副轉官制

朕設考課之令，以待萬官之衆，不欲使一介之賤，有勤而不察，有善而不知；又况於左右任信才良之臣，校功數最，當以敘進者乎？以爾具官某，學足以知前人，智足以議當世，比更選用，皆以才稱。三司地征，使務爲劇，往貳厥事，不勞而能，疇其積功，遷位一等。是雖有司之常法，然非夫効實之如此，則何以稱焉？

士度支轉官制

爾才能行義，多爲士大夫所稱，故起爾於貶斥，而歲餘超遷以佐三司。今有司考績，又當增位，朕爵賞樂與士共，而嘉爾之有勞。往其欽哉！永稱厥職。

承制王欽等轉官制

勅某等：「嘉我未老，而經營四方，一詩人之所謂賢勞也。可無報稱哉？以爾欽戍于南方之窮，而任監護之官，以爾惟正屯于西路之要，而服追胥之事，其役遠，其責重，而能祇慎所職，以有累日之勞。其各遷位，介於內朝之使，以爲報稱。夫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此人之情也。以所願乎上施於下，則士孰不樂爲爾用哉？其亦勉之而已。」

崇班胡琪等改官制

功懋懋賞，先王之所以厲天下而成衆治也。今吾使琪監兵馬於外，而使可一典治材於中，皆積日月以赴功，其各賜官一等，以稱吾懋賞之意。

宋守約殿前都虞候制

營衛之士，皆天下武力之高選也。所使虞度軍中之事者，豈可以非其人哉？具官某等，造行謹良，致位休顯，勤勞之實，簡在朕心。各以序遷，往惟祇服！

表

賀降皇太子表（代）

甲館告寧，天爲百瑞；恩言周布，歡動四方。（中賀）臣聞聖則多男，人之所祝；冠而生子，古以爲祥。恭惟昌期，宜有昭報；上以慰兩宮之念，下以爲萬世之基。凡在寰區，舉與善頌。伏維皇帝陛下，聖神文武，睿哲溫恭，以天縱生知之資，務日就默識之學；內修法度，煥然一代之文；外服戎夷，終自兩階之舞。承列聖之丕緒，方懷燕翼之思；以百姓而爲心，宜有子孫之福。益著思齊之聖，更形旣醉之詩。十四月而生堯，已有同德之兆；千萬歲而壽武，願同庶物之心！

賀生皇子第五表

社扶宗祜，慶襲宮闈；凡預照臨，惟胥鼓舞。（中謝）臣聞有秩秩幽幽之德，所以考室而見祥；有說統揖揖之風，所以宜家而多子。克參盛美，允屬昌時。伏維皇帝陛下，膺命上天，紹休烈祖。本支方茂，用光世德之求；功業能昭，永賴孫謀之燕。遁追來孝，申錫無疆。臣久玷恩私，外叨屬任；四方來賀，望雙闕以無階；萬福攸同，撫微軀而有賴。

賀生皇子第六表

本支浸衍，實爲萬世之休；遐邇同欣，胥賴一人之慶。（中謝）臣聞王懋厥德，則后妃無嫉妬之心；天錫之祺，則子孫有衆多之美。蕃釐有繼，垂裕無窮。伏維皇帝陛下，躬睿智之資，撫休明之運；教由內始，正自身先。治旣格於人和，誠遂膺於帝祉；乃占我夢，實多考室之祥；則百斯男，克紹刑家之慶。臣叨榮特厚，竊忭尤深；雖接武續

紳莫預造庭之列，而瞻威咫尺，唯傾就日之誠。

賀生皇子第八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宮闈嗣慶，寰海交欣；凡逮戴天，惟均擊壤。（中謝）臣聞螽斯之言，衆子是爲王者之詩，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筦箠之寢旣安，傳類有祥，弓韉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羨用光。臣託備藩維，叨承睿獎，不顯亦世家，實預於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於慶賴，臣無任瞻天……

賀正第五表（元豐六年）

人正肇序，歲事更端；物乘引達之期，朝布始和之令。臣（中謝）伏維皇帝陛下，動稽天若，道與時行；一德紹休，新又新而弗息，萬靈躋祉，朔復朔以無期。臣久誤聖知，外叨方任，奉觴稱慶，踵弗繼於朝紳，嚮闕傾心，目如瞻於天仗。

賀正第六表（元豐七年）

伏以肇天德於青陽，羣生以遂；憲邦經於正歲，百度惟新。臣（中謝）伏維皇帝陛下，妙用勅於時幾，大仁參於化育；于帝其訓，旣格神人之寧；維春之祺，遂如山阜之固。惟仰祈於壽祝，思自致於誠心。

賀冬第四表（元豐五年）

陽舒以復，陰極而終；視履考祥，乃見行中之吉；對時育物，以滋衆萬之生。恭維皇帝陛下，心玩神明，誠參天地，保大和而率豫，介百福以來崇。臣比解繁機，叨承外寄，莫預稱觴之列，但深存闕之思。

賀南郊禮畢表

臣某言：伏觀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者，熙事備成，湛恩汪濊，上格三靈之祐，俯臻萬物之和。（中謝）臣聞致孝以顯親，而其仁極於配天；隆禮以尊上，而其義盡於饗帝。迪前王之能事，考有司之盛儀，作民恭先，唯聖時克。伏維皇帝陛下，紹膺丕緒，懋建大中，飭齋戒之誠心，稱燎煙之吉禮。四表率籲，皆致寧神之驩；多士具來，悉秉在天之德。既受釐於元祀，遂均惠於寰區。凡在觀瞻，孰不呼舞？臣夙叨睿獎，親值休辰，雖進趨無預於相儀，而欣幸實同於賴慶。臣無任……！！

乞皇帝御正殿復常膳第三表

臣某等言：伏觀手詔，出東方，自今月十一日，更不御正殿，減常膳如故事者。太史瞻文，告星躔之表異；中宸軫慮，順天道以變常。凡暨臣工，靡遑夙夜。臣某等（中謝）竊以天人相與，精稜交通，厥維至誠，迺有嘉應。伏維皇帝陛下，欽文繼統，恭儉在躬，因世久安，革時大弊，運聖神之化，鼓動於羣生，建文武之功，緝成於大業。雖有異星之變，何傷聖德之明；願乃徹膳避朝，深念畏天之寶，赦過宥罪，廣敷惠下之仁。精誠式孚，妖孽既殞。伏願趨傳清蹕，肆陳路寢之儀；復御珍羞，中飭內饗之職。冀垂淵聽，俯徇輿情。臣等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辭使相第三表

臣某言：兼榮將相，託備藩維，雖皆序爵以稱功，乃以辭榮而竊寵，自惟忝冒，彌積凌兢。（中謝）伏念臣晚值聖時，久陪國論，詢謀下逮，或有誤合之片言，睿智日躋，實爲難逢之嘉會，所願備殫其智力，以圖稍就於事功。末學短能，固知易竭，要官重任，終懼顛躓，遂當引分以避嫌，重以懼憂而成疹，冒聞已濟，敢逃道慢之誅，聰察俯加，更溢褒延之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昭大德，灼見俊心，謂其陳力之已疲，及此籲天而賜閱，并包之度，示無替於始終，報稱之心，冀不忘於夙夜。臣無任……

乞免使相充觀察使第一表

臣某言：近累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官，觀差遣，伏奉勅命，就除充集禧觀使，權於江寧府居住，仍放朝謝者。以病自陳，庶全於私分，蒙恩幸許，尚竊於隆名，淪肌雖荷於優容，省己終難於叨味，輒披情素，上冒聰聞，伏念臣久玷近司，迄無明効，終蒙解免，實賴保全，自顧衰骸，已難勝於勞動，數違明詔，實仰冀於矜憐。號兼將相之崇，身就里閭之逸，誤思若此，前載所無，非惟私義之難安，固亦公論之弗與。伏望陛下，深垂簡照，俯徇虔祈，特回復號之已孚，許以本官而充使，如此則上足以成陛下循名之政，下足以免愚臣冒寵之輕。臣無任……

乞免使相充觀察使第二表

溫厚之辭，屢加褒勉，顛愚之守，尚冀矜憐，敢逃冒責之誅，願獲終辭之志。伏念臣衰殘控訴，寵獎優從，休其疲勤之餘，賜以燕閒之樂，叨恩已厚，序爵更崇，且名器不以假人，而乃繆當非次，餽牢欲其稱事，而乃坐享不貲，是將危身，亦以累國。伏維陛下，公聽以揆萬事，原省以通衆情，因忘反汗之嫌，俾遂籲天之欲，庶安愚分，用厭師言。

謝賜生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臣女壻前守常州江陰縣主簿蔡下，沿路押賜生日禮物，衣一對，衣着一百匹，金花銀器一百兩，馬二匹，金鍍銀鞍轡一副者，寬假之恩，幸從於私欲，匪頒之寵，尚玷於常科，知報稱之良難，積驚慙而實厚。伏念臣見收末路，承乏近司，犬馬之力已殫，訖無補報，螻蟻之誠自列，竊幸退藏，尚兼將相之崇，且受藩維之託，叨逾已極，賜與更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冒海隅，禮優臣庶，宥衆尤之積累，示全度之并包，爰及微生，膺具殊獎，致養以樂，永懷弗洎之悲，移孝則忠，敢忘進思之義，臣無任……

論說

性論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聖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學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軻。孟軻，學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載於語，子思、孟軻之說著於中庸，而明于七篇。然而世之學者，見一聖二賢性善之說，終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豈非惑於語所謂「上智下愚」之說與？噫！以一聖二賢之心而求之，則性歸於善而已矣。其所謂「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性者，五常之謂也；才者，愚智昏明之品也。欲明其才品，則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是也；欲明其性，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孟軻所謂「人無有不善」之說是也。

「夫有性有才之分，何也？」曰：「性者，生之質也，五常是也。雖上智與下愚，均有之矣；蓋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也。夫人生之有五常也，猶水之趨乎下，而木之漸乎上也；謂上智者有之，而下愚者無之，惑矣。」

或曰：「所謂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何也？」曰：「仲尼所謂『生而知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孔子所謂『堯舜先得我心之所同』，此上智也；得之之全者也。仲尼所謂『困而學之』，子思所謂『勉強而行之』，孟子所謂『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此下愚也；得之之微者也。」曰：

「然則聖人謂其不移，何也？」曰：「謂其才之有小大，而識之有昏明也。至小者，不可彊而爲大；極昏者，不可彊而爲明，非謂其性之異也。夫性猶水也，江河之與吠澮，小大雖異，而其趨于下同也；性猶木也，檜楠之與樗櫟，長短雖異，而其漸於上同也；智而至於極上，愚而至於極下，其昏明雖異，然其於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端則同矣。故曰：仲尼子思孟軻之言，有才性之異，而荀卿亂之；揚雄韓愈惑乎上智下愚之說，混才與性而言之。」

性命論

天授諸人則曰命，人受諸天則曰性。性命之理，其違且異也。故曰：「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是聖人必用其道，以正天下之命也。然命有貴賤乎？曰：有。有壽短乎？曰：有。故賢者貴，不賢者賤。其貴賤之命，正也；抑貴無功而賤，碩德，命其正乎？無憾而壽，以辜而短，其壽短之命，正也；抑壽偷容而短，非死，命其正乎？故命行則正矣，不行則不正。

是以堯舜四門無凶人，而比屋可封，此其行貴賤壽短之命于天下也。降及文王興而棫樸之詩作，則士不僥倖，而貴賤之命正矣；成王刑措，而假樂之詩作，則民不憾死，而壽短之命正矣。以至仁及草木，而天下之命，其有不正乎？其後幽王有聖人之勢，而不稱以德，故君子見微而思古，小人播惡而思高位。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夫有德者舉窮，不德者舉達，則貴賤之命行乎哉？抑小人進用而刑罰不當，故惡有所容，而善斯以戮。詩曰：「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說之。」夫是善者殺，不善者或生，則壽短之命行

乎哉？此知命非聖人不行也。

去周之遠，又不明情生於性，分出於命，而有命授分定之說。是以漢唐之治，亦曰堯舜之治，堯舜以君子知命，下民知分；漢唐之治，亦以君子知命，下民知分。然曰命與分，則同矣；其所以知之則異，豈概於振古乎？振古聖人行於上者也。所謂君子知命，則侯奉上，卿奉官，士奉制，沒而後止；夫然，貴賤壽短，未始不悉以禮義上下也。

漢唐則不然。其閒陰陽之術熾，而運數之感興，讖緯之說侵，而報應之訛起；其所謂命者，非曰性命也，則命受分定也，所謂行命者，非曰聖人也，則曰冥有所符，默有所主也。朝耕漢隴，暮踰三國之魏；晨藉唐版，夕歸五代之梁；此不曰不臣不民，而曰命受分定者，豈不瞽惑與！然亦誰階之乎？其皆賞罰不當，而德書無歸，民厭其勢，而一歸於命，悲矣！

名實論上

事有異同，則情有逆順；故好惡而毀譽不能已。是名生於天下之好惡，而成於天下之貴賤。時之所好，果是也歟？時之所惡，果非也歟？士不顧其傷志害德，隨物而上下，故棄世之所惡，而趨世之所好；則天下貴之，棄世之所好，而趨世之所惡，則天下賤之。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是名生於好惡，而好惡之情未賞辨也。是以近義則行，何衆惡之足畏也；遠義則止，何衆好之能順也。

士有不得乎名，則不急乎爲善；故名雖高於其鄉，而行不信於友，立其朝，而忠不盡於君；是以不寶之弊，其所以有者也。然得名而行於世，則所惡而安，故以名爲事者，身樂而意放。此名出於人之所甚欲，而得之不辭也。是好名必求勝，必用彊，好名則諱過而善不進，求勝則幸人之不及，而徒欲以自見也。用彊則過，惟恐在己，而善惟恐在人；若然，則爭能忌才之士，並處於世，而更爲強弱。

嗟夫！求名所以自厚，適所以自薄；好勝所以自高，乃所以自下；以身徇物，則內輕而外重；非自薄與？信己不足，而求人之必信，非自下與？如能潔其身，則全其內，行其志，而不求於外，天下歸之，不爲悅，天下去之，不爲憾，顧天下或違或從，蓋無有已，又奚毀譽之可加，而得喪之存懷也？故士無守名之累者，所以得其實。

然勢不行，法不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紛紛授攘，布處天下，強者自其已強，而樂其善，弱者困於已弱，而人樂其有過，此人情之至惡，因其疑心，而有不能以自盡。君子於斯，其可以不察乎？况欲爲治，則以得人爲先，用人則以名實爲本，然名實之弊如此，其可以苟取而不慎乎？

名實論中

一鄉之人不能辨，則可欺以言；一國之人不能察，則可欺以行；天下之士不能知，則可以欺以名。蓋聽有所不至，則巧言勝；俗有所不能，則僞行尊。道有所不明，則虛名立。然而巧言雖傳，不中理，則尙有可辨；僞行雖固，不中義，則尙有可察；名不得其實，而欲得其僞，則雖糜歲月，殫思慮，有不能盡之者。故名亂實，而欲求其僞，則先王於道未嘗存而不講，於政未嘗存而不議也。是亦無所苟而已。然近世之士，矜名而自是，好高而不能相下也。不知自虛所以有取，自下所以有得，故道失而無求，政荒而無問。自知不審，而志欲求問於人，如販夫之售貨，耕人之待穫，其役物而失信，要時而喪已，有待於外也。如此，是可悲矣！

古者明於自得而無所蔽，故常反身而觀其實。其能可以爲卑，方其居卑，則勞而不怨；有志可以用大，方其用大，則安而不矜。故居卑者，不愧勞；用大者，不易事。遠近相維，本末相應，而天下之治畢舉。是蓋名不浮實，則實不可以妄加，名不可以妄損。故名徹於朝廷，公卿大夫之間，而士不遺於窮邦陋壤之遠，得之無疑，用之必稱其名，非有以欺世也。

及至誠之道亡，而天下苟於從事，上無以得下之情，下無以應上之實。名愈高，則其詭譎愈多；行愈隆，則其養僞文飾愈甚；進退不以誠相懷，利害不以情相收；求欲之心多，而及物之志寡。故其任重則顛覆，任輕則怨誹。是四方之士其意莫不以天下自任之爲患也。奈何隨而用之，則有喪而無得。彼皆欲爲其大，則將就一二爲之小；則天下功薄而不修，業廢而不補。蓋好名之士衆，而去取之計昏；雖有可用之士，莫得而見，疑名足以亂實也。好高而不適於用，雖有所取，而恥事其已能，而務爲其所不至；遂亦喪其所長，而效不立，此其甚弊也。然而才有餘而治其寡，則事舉而功倍；才無餘而專其多，則智寡而易敗。此好名無實必至之勢也。

合工技力役，猶所不奪也，以伎從利，雖不售則亦不怨，易業而相爲事，惜其業之不專，而忘其勢之必取也。故函人，不以治弓矢，陶人，不以治輪輿，巧有所偏，智有所盡，不以其所不習自名，而欺世取名也。以力事人者，雖不用，終不以其所不能而求役於人，自信其能而有待也。故善於御車者，不善操舟；習於用陸者，不習於用川；其致力各得其至，而所趨相反，所效不同也。故名實不亂，不如工伎力役。

然世之好名，舉欲兼天下之能，盡天下之務，意欲與聖人並遊於世，而爭相先後。故天下恃名而不恃實，求勝而不求義；傲侮當世，而無所憚；尊隆自許，而無所愧。然而天下從之，而公論滅矣。是以軒冕爵祿不及善士，而天下無以勸；矯僞澆浮之風起，而不可禦，其爲惑天下也，有甚於此乎？

名實論下

自古深患莫大於不智，而輕與次之。不智則天下用巧，直道隱而至淪廢矣；輕與則天下苟於妄合，而幸於偶遇，其俗浮而其行偷也。是天下不明，而名也亂實。惟至智則不以理惑，兼衆人之所不能明，盡衆人之所不能察；觀所舉，則知所志；審所守，則知所用。天下至隱之情，無所施於上，如此，則何名之可加，而何實之可誣？

然而智有所強，而不能盡於物，則其可取者益疏，其可棄者益密。是故僞起於動止之間，而莫之察；奸出於俯仰之近，而莫之辨。至使貪者託名以肆欲，夸者託名以擅權，辨者託名以行說，暴者託名以殘物，實不足而名有餘，則其爲患也如此。

事有不容於天下，則大無過於盜國，小無賤於盜貨。然盜國之雄，盜貨之強，數旅之師，可掩而獲；匹夫有勇，則擒而戮。至於盜名之士，則雖有萬乘之尊，百里之封，上不敢與爲君，師不敢與爲友，貴無敢驕，而禮無敢亢。悻悻然嘗恐天下以失士而議己也。故盜名之士，無王公之尊，命令之重，而屈人之勢，移人之俗。蓋善爲奇言異行，以爲高世特立之人，以驚駭愚俗之耳目，是以合徒成羣，而天下俗尚。

責其效，則官學不足以成業，從政不足以經世。然公卿大夫無以窺其非，而國人士民無以措其議，名出於人上，而有以伏其心故也。蓋求名有獲，則利亦隨至，故志於祿，則僞辭以養安；志於進，則僞退以要寵。世之人不知求其心，而徒得其跡，則天下稱之而不衰，彌久而彌盛，使好名之俗成，而比周黨起。安坐而觀，則莫知其志之所在；雖能摧衆口之辨，屈百家之知，奚足以勝其衆，破其僞。

故名者天下之至公，而用之以至私；僞者天下之至惡，而處之以至美。故上失於所任，下失於所望。自古亂國者，無他，因名以得人，則治；因名以失人，則亂。故不智而且輕與，則名實相疑而不明；則有以養天下之大患。然則無實之譽，其可使獨推於世，而居物之先哉？

荀卿論上

楊墨之道，未嘗不稱堯舜也；未嘗皆不合於堯舜也。然而孟子之所以疾之若是其至者，蓋其言出入於道而已矣。荀卿之書，備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豈不美哉？然後世之名，遂配孟子，則

非所宜矣。夫堯舜周孔之道，亦孟子之道也；孟子之道，亦堯舜周孔之道也；荀卿能知堯舜周孔之道，而乃以孟子雜於楊朱墨翟之間，則何知彼而愚於此乎？

昔墨子之徒，亦舉堯舜而非桀紂，豈不至當哉？然禮樂者，堯舜之所尚也，乃欲非而棄之；然則徒能尊其空名爾，烏能知其所以堯舜乎？荀卿之尊堯舜周孔，亦誠知所尊矣；然孟子者，堯舜周孔之徒也，乃以雜於楊朱墨翟而并非之，是豈異於譽堯舜而非禮樂者耶？

昔者聖賢之著書也，將以昭道德於天下，而揭教化於後世爾；豈可以託尊聖賢之空名，而信其邪謬之說哉？今有人於此，殺其兄弟，戮其子弟，而能盡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母，則是豈得不爲罪人耶？荀卿之尊堯舜周孔而非孟子，則亦近乎此矣。

昔告子以爲「性猶桮柳也，義猶桮棬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夫杞柳之爲桮棬，是戕其性而後可以爲也；蓋孟子以謂人之爲仁義，非戕其性而後可爲，故以告子之言爲禍仁義矣。荀卿以爲人之性惡，則豈非所謂禍仁義者哉？願孟子之生不在荀卿之後焉爾，使孟子出其後，則辭而闢之矣。

雜著

夫子賢於堯舜說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之爲稱，德之極，神之爲名，道之至，故凡古之謂聖人者，於道德無所不盡也；於道德無所不盡，則若明之於日月，尊之於上帝，墓之或加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也。由此觀之，則自傳記以來，凡所謂聖人者，宜無以相尚，而其所知宜同。宰我曰：「以子觀於

夫子賢於堯舜」(案此下有闕)

國風解

周南召南者，文王之詩，曰言文王之化被民深，則詩人歌者其志遠，以見聖人之風，而屬之周公，故爲周南也；言文王之教化人淺，則詩人歌者其志近，以見賢人之風，而屬之召公，故爲召南也。然其詩則文王其事，則后妃夫人，不言美，而甘棠美召伯，江有汜美滕，何彼穠矣美王姬，而皆言美者，蓋召伯也，滕也，王姬也，各主於一人而美之也。若后妃夫人，則皆文王教化之所致，其美不足以爲言也。故先以周南而召南次之也。

邶鄘衛皆衛詩，三國本商紂之地，而武王伐紂，裂其地以封紂子武庚，並管蔡者，及其叛而周公誅之，乃以餘民封康叔，而後之刺美其君者，三國之人咸有所賦，是以分邶鄘衛焉。故邶鄘之詩序必曰衛者，以別其衛詩爾。至於衛，則無所言衛矣。有凱風定之方中，干旄淇澳，木瓜，以美文公桓公武公，而凱風木瓜雖非其君，然國之淫風流行，而有盡孝道以慰其母心之子，國爲狄人所滅，而有故而封之之齊桓公，則所以美之者，其君亦與焉。故次召南也。

王者，周也；自乎王東遷，其後政不足以及天下，而止於一國；於是爲風而不雅矣。不言周者，蓋乎桓莊王德之不脩，政之不講，非周之罪也。故次衛也。

鄭有緇衣武公之美，而次於王後者，蓋王之皆刺，而不能加於多美之諸侯者，天下之公義也。若諸侯之少美矣，雖王之皆刺而不足以勝之，豈非君與臣善惡不相遠，則君得以先其臣，而理所可也。故次王也。

齊皆刺也；然有木瓜美桓公繫於衛詩之末，故次鄭也。

魏皆刺也；而無所主名，言爲魏之君者，皆甚惡爾。夫序詩者，豈以一端而已，皆美而無所主名，則先之，好其

善之盛也；周南是也；皆刺而無所主名則先之醜其惡之極也，魏是也；故次齊也。

唐本晉詩，而美武公者無衣也。然武公始并晉國而大夫爲之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夫不請命於天子，雖云美而君子所不與，猶若武公無美焉爾。或曰：「魯之有頌，亦請命於周，乃列於周商之閒，而於此詘晉何也？」曰：「魯請於天子，而史克作頌，與夫請天子之使而爲之者異矣。弟賢於無美者也。故次魏也。」

秦之車鄰美秦仲，駟鐵小戎美襄公，雖賢於唐，然本西垂，秦仲始大，至於襄公方列於諸侯。故次唐也。

陳皆刺也，而所刺主於幽公僖公之徒，言其餘君或不至於是，然刺詩多矣。故次秦也。

檜皆刺也，而無所主名猶魏也。故次陳也。

曹皆刺也，然所刺止於昭公共公，猶陳也。故次檜也。

豳七月周公攝政之詩也。所美見於東山破斧伏柯九斿狼跋也；其七月陳王業，鷓鴣以遺王者，皆公所自爲，故不言美也。然名之以雅，則公非王也。次之以周南，則公非諸侯，因其陳王業先公之所由，乃以屬於豳也。不屬於周者，周王國也；周公何所繫焉，所以居小雅之前，而處變風之後。故次豳也。

或曰：「國風之次，學士大夫辨之多矣，然世儒猶以爲惑，今子獨刺美序之何也？」曰：「昔者聖人之於詩，既取其合於禮義之言以爲經；又以序天子諸侯之善惡，而垂萬世之法。其視天子諸侯，位雖有殊，語其善惡，則同而已矣。故余言之甚詳，而十有五國之序，不無微意也。」嗚呼！惟其序善惡以示萬世，不以尊卑小大之爲後先，而取禮之言以爲經；此所以亂臣賊子知懼，而天下勸焉。

論舍人院條制

準月日中書劄子，奉聖旨指揮，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者。竊以爲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常誥命

爲職司，所當參審，若闕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冀蒙陛下審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今月八日指揮爲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之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以爲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近臣論議之端，如此者也。不必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則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爲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己者。

臣等竊觀陛下自近歲已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之初亦翕然幸其所能爲，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爲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彊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改所欲，不擇義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兩聽其所爲，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曠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爲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詳，以小失爲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爲無補而不爲，以阿諛順己爲悅，而其說用以直諫逆己爲諱，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以爲亂也。

陛下以臣等所言爲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則今月八日指揮，爲不當先改。若以臣等所言爲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明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則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補從官。臣等受陛下寵祿，典領朝廷職事，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爲非也，則義不敢辭。貶斥，伏乞詳酌，早賜指揮！

祭先聖祝文

王安石文集 拾遺

惟王之道，內則妙萬物，而外則師王者；爲緒餘於一時，而鼓舞於萬世；學者範圍於覆幬之中，而不足以酬高厚之德。今與諸生釋奠而不後者，茲學校之儀，而興其所以愛禮之意也。

祭先師祝文

外物不足以動心而樂者，可謂知性矣。然後用舍之際，始可以語命；而三千之徒，聖人獨以公預；此所以學校有釋菜之事，而以公配享焉。

書

上蔣侍郎書

某嘗讀易，見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正吉，罔孚，裕無咎。」此謂離明在上，已往應之。然虞卦之初，道未章著，上雖明照而未之信，故摧如不進，寬裕以待其時也。又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此謂九五居中爲上下之主，衆皆親比，而已獨後期，時過道窮，則人所不與也。

斯則聖人蹟必然之理，寓卦象以示人事。欲人進退以時，不爲妄動。時未可而進，謂之躁，躁則事不審而上必疑；時可進而不進，謂之緩，緩則事不及而上必違。誠如是，是上之人非無待下之意，由乎在下者動之不以時，干之不以道，不得中行而然耳。

夫讀聖人之書，師聖人之道，約而爲事業，奮而爲文辭，而又胸中所蘊異乎世俗之所尚，凡聞當世賢公卿大夫之名，則必慚一見，以卜特達之知，庶乎道有所聞，而志有所展，其于進退之理，可以不觀時乎？故自執事下車，受署于茲數月，士之藉于郡者，皆獲見於左右，然某獨以區區之質，保在逆旅，適當宇下屏息退處，終未能伏

謁靡察，豈無意乎？

蓋以聲迹沈下，最處疏賤，舊未爲執事之知，加公庭兼視之初，賓游接武之際，雖神明之政尙或未周，某當是之時，苟一而進，則才之與否，竊慮未察，故晉之義有摧如之退也。今執事聰明視聽，悉已周洽，風俗之美惡，士流之能否，皆得而知之矣。况復側聆執事，屢以羈縻掛於餘論，某當此之時，苟不自進，是在比之義有後失之凶也。故竊自蹈於二卦之象，當可進之時，得其中而行之，則或繼于聖人之訓矣。

恭維執事，稟天正氣，爲朝名臣，以文雅寔諤，簡在上意，是以出入臺閣，踐履中外，朝廷百執事，天下之人，孰不憚執事之威名，服執事之德聲，謂師尹庶士，罔治羣品，天子用之，期於匪久，雖某居喪之制，越在草土，厭冠屨，不入公門，苟候外除，然後請于左右，倏然朝廷走一封之傳，升執事於嚴近，與諸公對掌機政，召和氣於天下，則必廉隅之上，體貌之殊絕，廊廟之間，貴賤之不接，某於是時，願拜風采，則無因而至前矣。

今所以道可進之時，不以喪禮自忌，直詣鈴下，期一拜伏者，誠以斯時之難得會也。執事必以某進得其時，於道無所戾，賜之坐次，察其言行，若乃時政之得失，國家之大體，雖不能盡誠其所底至，於前古之盛鑒，聖賢之大意，亦少見其素蘊焉。而某受知于執事，豈止於茲乎？冀異時執事陶鑄之下，庶或裨於均政之萬一。言質意直，干澆英聽，無任惶越之至。

上龔舍人書

閏八月七日，具位王某，謹白書于安撫諫院舍人某。讀孟子，至於不見諸侯，然後知士雖陋窮貧賤，而道不少屈於當世，其自信之篤，自待之重也如此。是皆出處之義，上下之合，不可苟也。爲人上者，而不以是，不足與有爲；爲人下者，而不以是，雖有材，不足以有爲。其進幾於禍矣。在上不驕，在下不諂，此進退之中道也。

某嘗守此言，退而甘自處於爲賤，夜思晝學，以待當世之求，而未嘗懷一刺，吐一言，以干公卿大夫之間，至於今十年矣。已而思之，方孟子之時，天下紛亂，諸侯皆欲自以爲王，強攻弱，大并小，戰伐侵入，無歲無之。此乃存亡得失之秋，所謂得士則興，失士則亡之時也。故下得以自重，而上不可以不求焉。

方今席弈世之基業，治雖未及三代兩漢，然亦可以謂之亡事矣。其選才取士，外則賢良進士諸科之舉；內則公卿提轉郡守之薦，然皆士自媒紹其所長，以干於當世，然後得充其選，未嘗聞公卿大夫能自察其賢而薦之者。則士之包羞冒恥，栖栖屑屑，伺人之顏色，徇時之好尚，以謀進退者，世未嘗爲辱也。又豈知論出處進退之義者哉？

今公卿大夫之取士，無問賢否，而媚於己者好之；今士之進退，不以義，而惟務苟合而已。吁！可悲也。方公卿大夫據高明之勢，外以富貴自尊，內以智能自負，必不欲求於人，欲人之求己；士不欲求於人如此，則上下之合無時可得矣。某是以譊然改曰：「苟一往公卿大夫之門，與之議論，察其爲人可與言則進，不可與言則還；於道宜未爲屈也。」由是頗欲虛遊於當世公卿大夫之間，以觀可否而去就之，方自竄於窮遠僻陋之地，其勢不得以往也。

比聞天子念東南之民，困於昏墊，輟侍從之臣，親至其地，以勞徠安集之；某私切自喜，以其所謂當世之公卿大夫，將得而見之矣。旣而問「某者果誰邪？」又有以閣下名告之者，而因含笑大喜曰：「以閣下之勢，方用於朝廷，以閣下之賢，嘗聞於天下，則某不待接其議論，察其爲人，而後知其可以說干之也。」矧閣下官曰諫諍，出宣霑澤，當思所以副朝廷待之之意，則天下之利害，生民之疾苦，未宜忽之，而不以夙夜疚懷也。儻有意於此，則非士君子不可與論焉。然則某之言，可冀其合矣。輒冒尊嚴，以進其說，閣下其擇焉。某再拜。

閏八月九日，具位王某，再白書于安撫舍人閣下：某前日輒以狂瞽之言，有聞於下吏，伏蒙閣下不閉疎賤，借之以顏色，接之以從容，使極論而詳說之，是其可以吐胸中之有，發露于左右之時也。然辭有所未盡，意有所未竭，蓋將有以何哉？前日所與某言者，不過欲計校倉廩，誘民出粟，以紓百姓一時之乏耳；某之所欲言者，非此之謂也。願畢其說，閣下其擇焉！

某嘗聞善爲天下計者，必建長久之策，興大來之功，當世之人，涵濡盛德，非謂苟且一時之利，以邀淺鮮之功而已。夫水旱者，天時之常有也；倉廩財用者，國家常不足也。以不足之用，以禦常有之水旱，未見其能濟焉。甚非治國養民之術也。某不敢遠引古昔，止於近者十餘年間耳。目之所經者論之：頃自慶歷八年，河北山東饑，皇祐二年三年，兩浙淮南饑，三年四年，江南饑，嘉祐五年，兩浙饑，四年，福建饑，今年淮南兩浙又饑；其川廣夔陝京西河東，則某聞見所不及，不可得而言也。某竊計之，歷年一紀，而歲之空匱，民至流亡殍死，居其大半，卒未聞朝廷有救之之術，豈非政失於苟且，而不建長久之策者哉？

伏自慶歷以來，南北饑饉相繼，朝廷大臣，中外智謀之士，莫不惻然不忍民之流亡殍死，思所以存活之，其術不過發常平，斂富民，爲鍾粥之養，出糟糠之餘，以有限之食，給無數之民。某原其活者，百未有一，而死者白骨巴被野矣。此有惠人之名，而無救患之實者也。某竊謂百姓所以養國家也，未聞以國家養百姓者也。記曰：「君者所養，非養人者也。」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昔者梁惠王嘗移粟以救饑饉，孟子論而非之，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若夫治不由先王之道者，是徒善徒法也。且五帝三王之世，可謂極盛最隆，亦不能使五穀常登而水旱不至，然而無凍餒之民者何哉？上有善政，而下有儲蓄之備也。

某歷觀古者以還，治日常少，而亂日多。今宋興百有餘年，民不知有兵革，四境之遠者，至萬餘里，其間可桑之野，民盡居之，可謂至大至庶矣。此誠曠世不可逢之嘉會，而賢者有爲之時也。今朝廷公卿大夫，不以此時講

求治具，思所以富民化俗之道，以興起太平，而一切惟務苟且，見患而後慮，見災而後救，此傳所謂「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

某於閣下無一日之好，論其相知，固已疏矣；然自閣下之來，以說干閣下再矣，某固非苟有覲於閣下者也。某嘗謂大丈夫有學術才謀者，常患時之不遭也；既遭其時，患言之不用也。今閣下勢在朝廷，不可謂時不遭矣；居可言之地，不可謂言不用矣；惟閣下未爲之爾。某故感激而屢干於左右者，以此。閣下其亮之！某再拜。

與沈道原書一

某啓：知在長蘆營造功德，無緣一造，豈勝鄉往？見黃吉父說：「四姐甚瘦悴，一恐久蔬食而然。切需斟量，勿使成疾；一切如夢，不須深以概懷，但精心祈禱，亦不必常斷肉也。每欲與七弟到長蘆相要，會聚數日，然頭胸多痰，動輒復劇，是以未果。稍寒自愛，念二謝書，思憶不可言也。」某啓上。

與沈道原書二

某啓：承眷恤，重以感慰，衰莫眩昏，幸而獲愈；然槁骸殘息，待盡朝夕，頓伏牀枕，無足言者。十四念二，並煩存問，感愧四妹，且時時肉食，恐夕而成疾也。相去雖近，無緣會晤，夏食自愛，疲倦書不及悉。某啓上。

與沈道原書三

某啓：比承誨問，豈勝感慰！腫瘍雖未潰，度易治，不煩念恤。推官到此，深喜闔門吉慶，疲困不宜悉。冀倍自愛！某啓上。

與耿天隲書一

某啓：比得誨示，以無便不卽馳報；然鄉往何可勝言也！歲月如流，日就衰荼，今夏復感眩昏如去秋，偶復不死，然幾如是而能復久存乎？旁婦已別許人，亦未有可求昏處，此事一切不復關懷。陶淵明所謂「身如逆旅舍，我爲當去客」，於未去間，凡事緣督應之而已。藿香散並方附去，或別要應病藥，不惜論及臺上草木茂密，芙蕖極盛，未知何時可復晤語，千萬自愛！

與耿天隲書二

某啓：承誨示勤勤，並致美梨，極荷不忘！純甫事失於不忍小忿，又未嘗與人謀，故至此，事已無可奈何，徒能爲之憂煎耳。旁每荷念恤，然此須葉肯，乃可以謀一切委之命，不能復計校也。藥封上未審嘗從何時能如約見，過日以企竚，稍涼自愛，貴眷各吉，慶不宜。某啓上。

與郭祥正太博書

某啓：近承屈顧，殊不得從容奉顏色，遽此爲別，豈勝區區愧恨！乍遠，千萬自愛！承行李朝夕，當復來此，諸須面訴，乃悉許詩不惜，多以藁副見借爲幸！

與郭祥正太博書

某頓首：比承手筆，尤劇欣慰！時序感心，不能自釋，咫尺無由奉見，嚮往尤深。蒙許寄詩，幸甚！尙此留連，不惜

數賜教也。冬寒自愛！舍弟近出歲盡乃歸，承書所以不得報也。

與孟逸秘校書

某頓首。休兄足下。辱手筆，感慰！跋涉溪山之遠，亦勞矣。然足以慰二（播芳大全文粹作嚴）邑元元之望，惟寬中自愛也。人求還急，修答不謹，幸見亮有不逮，見教！

與林宰書

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懷。渴仰殊深，伏惟動止萬福。鶻已領得，感作！富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魯自是不贖人矣。按由良苦，惟寬中自愛！

與呂參政書

承累幅勤勤，爲禮過當，非敢望於故人也。不敢眡此，以爲報禮，想蒙恕察！承已祥除，伏維尙有餘幕，知有所諭者，恨未見之。雖賴恩愛得優游，疾德棄日，茫然未獲奉并，惟冀愛重！

再答呂吉甫書

承誨示勤勤，豈勝感愧！聞有太原新除，不知果成行否？想遂治裝而西也。示及法觀文字，輒留玩讀，研究義味也。觀身與世，如泡夢幻，若不以洗心，而沈於諸妄，不亦悲乎？相見無期，惟刮磨世習，共進此道，則雖隔閭，常若交臂。雖衰茶膏耗，敢不勉此。猶冀未死，閒或得晤語，以究所懷，未爾，良食爲時自愛！

令弟想各安裕，必同時西上也。惠及海物，愧荷不忘！村落無物將意，粟二籠，馳獻。某今年雖無大病，然年彌高矣；衰亦滋極，稍似勞動，便不支持。回著字說，粗已成就，恨未得致左右。觀古人意，多寓妙道於此，所惜許慎所傳止此，又有僞謬，故於思索難盡耳。

答田仲通書

某再拜仲通兄足下。鄉時在京師，欲走陽翟，見顏色，以事卒不果。至今悔恨，非復可自解釋。自得從足下游，私心未嘗一日忘。羈窮不幸，不得常從以進道藝，其恨豈有忘時哉？而足下於交游中亦最見愛……

答杭州張龍圖書

某啓：阻闊歲久，豈勝鄉往！承誨示，乃知輿衛近在京口，動止多福，重增企仰。無緣會晤，惟冀爲時倍自講重！衰疾書不宣悉。某啓上知府龍圖。

答王深甫書

某啓：僂俛從事，不能無勞，略嘗奉書，想已得達。承手筆，知與十二娘子侍奉萬福，欣慰可知！所示異論，具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逆，有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也。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去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則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猶謂之命，若小人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夫古之人，以爲無君子道爲無道，無吉德爲無德，則去善就惡，謂之性亡，亦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不可謂道。

無小人可以謂之無德，不可以謂之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不可以謂之性無善。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也。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何不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見南子也。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制於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人之所能制，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所以適衛也。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答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知罷官，遂見過，幸甚！然某疲病，恐不能久堪州事，不知還得相見於此否？向秋自愛。

啓

賀杭州蔣密學啓

右某白：近者伏審拜命徽章，陞榮北省，伏維慶慰。竊以上大夫爲內諫，漢擢忠良，府學士統要藩，唐稱優顯，逮宋兼任，非賢不居。恭惟「二字據播芳大全文粹增」某官，天與粹溫，岳儲靈哲，風抱經濟，游天子之彤庭，首見推明，爲士林之高選，斷直躬以自處，伏大節而不同，名動一朝，官歷兩省，望之補外，理固非宜，陽城拜官，賀者甚衆，上方圖任，夕有召書。某展慶未遑，抃心竊倍，願言塵宥，將幸坯陶，依戴所深，翰墨難致。

賀太守正啓

獻歲發春，自天降祉，方竦瞻於治所，阻交致於壽觴。伏以某官德履端方，才猷敏妙，久鎮臨於邊劇，已茂著

於勞能諒因正始之友倍享宜新之祐。某省承榮翰，第切感悰！方履餘寒，冀加珍護！

回皇親謝及第啓

伏審校藝中程，霽恩移鎮；凡茲有識，皆謂至榮。今國家興學校以養育天下之材，而材猶未能有成；革科舉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士或未盡去，故況於以公子之樂善，而能先儒者以試經，儻非出常之才，孰能出類如此？伏維某官世縣瓜瓞，才韉棗華，不以富貴而自驕矜，而爲貧賤之所求取。決科異等，有光漢族之文章；進秩重藩，益壯周家之屏翰。非特爲榮於室家，蓋將有激於士風。某限列諫垣，莫趁宮屏，未能馳謝，乃枉賜言，惟荷眷之至深，非多辭之可喻。

回賀生日啓

聞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牙兵傳教，乃蒙慰賜之加。仰荷眷憐，豈勝感惻！伏維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聲冠時髦，如吠畝之餘生，乃門闌之舊物，尙負品題之賜，每愧愚庸，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遠，仰承嘉惠，增激懦衷。

序

送丘秀才序

古之人以婚姻爲兢兢，合異德以復萬世之故。春秋世此禮始寢廢，不親迎者，吾聞之矣；先配而後祖者，吾聞之矣；時其遂不復振，人皆直情而徑行，烏識所謂兢兢者乎？至隋文中子喟然傷之曰：「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始采周公孔子之舊續而存之。賈瓊者乃曰：「今皆云焉用續？」夫瓊，何人也？世之所謂賢人也，親炙子之

教也。賢而親炙子之教，然且云爾，其不在於程仇董薛之列也。宜今世之讀中說者，皆知瓊之言非是，然而不爲瓊之所爲者亦未矣。

夫人萬一有喜事者，追古之昏禮而行之，世必指目，以怪迂之名被之矣；若之何其肯拂所習而從之也。於戲！古既往，後世不可期，安得法度士與之奮不顧世，獨行古之所行也。南丘子學於金陵，以親之命歸逆婦，吾望其能然，以是諗之。

